

編 者 的 話

讀者同志們！青年同志們！在旧社会，反动統治階級是怎样剝削和压迫咱們穷苦农民，咱們穷苦农民在反动統治階級的剝削和压迫下，过着怎样悲惨的生活；而他們又是怎样同这些反动統治者进行斗争的，因为我們这一代青年人，都是在新社会里长大的，对于旧社会階級剝削和階級压迫的情况，一般都沒有見到过，更沒有像我們父兄亲身經驗过，所以了解得很少。要知道，我們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如果我們不了解或不很了解階級社会劳动人民的苦难，不懂得我們父兄艰苦奋斗、流血牺牲进行革命斗争的深远意义，就很难体会我們时代新生活的幸福，也就更难理解为什么我們一定要將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道理。

为了使大家能够补上这一課，为了使我們年輕的一代深刻地理解階級斗争的历史，我們特地編輯出版了这本书，供大家閱讀。当然这本书不仅是对青年、少年进行階級教育的

活教材，就是对成年人来说，重温一下阶级斗争的历史，对于激发阶级感情，增强革命意识，也将会有莫大的意义。今后，我们根据各地来稿，除陆续编辑出版家史、村史外，还准备编辑出版地主恶霸的罪恶史。我们希望大家在认真阅读这些书的同时，结合今天的幸福生活，进行回忆对比。这将增强阶级观念，培养革命感情，坚定革命意志，提高革命警惕性，激发革命干劲，把无产阶级的家谱一代代续下去，使我们代代沿着革命的道路前进，永远做个顶天立地的革命派，为实现人类的崇高理想——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

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得到了各地委、县委宣传部等部门的大力支持，特别是中共开封地委宣传部，中共南阳地委宣传部和中共新乡地委办公室等部门，曾大力为我们组织和整理稿件，在此谨向他们和本书的所有作者、整理者表示感谢。我们希望各级党委宣传部和有关部门继续大力发动和组织这类稿件，使我们把这类书出得更好。

当然，编辑出版这类读物还是一件新工作，加之我们政治思想水平不高，缺点和不当之处，定会不少。因此，我们恳切地希望大家读了这本书之后，能够将你们的意见随时告诉我们，以便帮助改进今后的编辑出版工作。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

責任編輯：宋飞峰
馬守順

責任校對：謝樹森
李鉄屏
李紋年

封面設計：边含真

目 录

- 我們一家的悲慘遭遇.....蔡炳五 (1)
- 血泪的回忆.....馮玉賢 (10)
- 埋在心底的仇恨.....李相安 (17)
- 我家三代和一亩九分地.....馮之太 (23)
- 創業恨..... (31)
- 四亩地的血泪仇.....陈长套 (39)
- 我的卖身契.....李煥清 (45)
- 三次卖身.....周淑琴 (55)
- 十年了环十年泪..... (64)
- 一笔还不清的閻王債..... (70)
- 杀人不見血的苛捐雜稅.....张 琪 (75)
- 死里逃生.....侯福林 (81)
- 打狗之禍..... (86)
- 千家袄.....李成安 (93)

壯丁苦.....	李世平 (98)
三分宅子和两条人命	(104)
宁死不屈.....	黃錦思 (113)

我們一家的悲慘遭遇

蔡 炳 五

我家住在泌阳县白云山下板桥河南岸的陈庄村。全家原来七口人，有爷爷、伯父、父亲、母亲、哥哥、妹妹和我。一家人全靠給本村地主王书欽种地过活。由于租子重，苛捐杂稅多，一年到头不得温飽。我爷爷是个勤劳人，为了全家顾口，就領着全家老小开山挖岭，辛辛苦苦干了几年，才扒出了几亩山崗薄地，一家人过着苦日子。

勒 逼 破 产

全家人的命根子——几亩山崗薄地和几間破草房，却被地主王书欽看在眼里。他为了夺去我家这份产业，就摆下圈套，让我爷爷給他当牛行头。他知道我爷爷为人实在，一辈子沒有做过生意，更不会弄假取巧，当上他的牛行头以后，



他好从中捣鬼。同伙开牛行的还有王书欽的狗腿子李四，这人吃喝嫖赌无所不为，他故意把牛行的賬目弄得乱七八糟，

从中捞了大量的銀錢；还勾結慣偷，乘我爷爷回家之机，偷走了三头黄牛，却硬把这事推在我爷爷头上。王书欽看时机已到，便血口噴人，破口大罵，硬說是我爷爷搗鬼了，声言必須用地賠償，不然要拿我爷爷到官府問罪。

一說要地，真比割我爷的心还疼。地是我爷爷一滴血一滴汗，累死累活开下的，岂肯让地主白白夺去？爷爷当然不答应，但是又怕吃不了官司，只得找地主跪地求情。狠毒的地主王书欽，早已和狗腿子李四扣好了局。当我爷爷被他們气昏的时候，李四就硬拉住我爷的手指，在他們預先写好的卖地文約上按下了指印。我爷爷本想豁上老命跟他們拚了，可是不忍心丢下儿、媳、孙子一家人；上官府去明理打官司吧，地主王书欽有錢有势，穷人哪会打得贏呢？爷爷气得踉踉跄跄跑到俺那地里，两手抓着被血汗渗透了的黄土，大哭起来。

地主王书欽并没有因夺得了这块土地而罢休，仍在我家的一点坟地和我母亲身上打主意。一九三〇年，土匪崔二且窜扰这一带地方，到处烧杀搶劫。地主王书欽随即勾結土匪，把我父亲拉去綁了票。我爷爷为了搭救儿子，含泪咽血，把房地卖淨，弄得傾家蕩产，才算贖回了我父亲。自此以后，我家穷得焦根断綫。我爷爷怕地主王书欽再往我母亲身上打主意，无奈只得牵儿扯女，一家人逃到外地要飯度日。

背井离乡

爷爷背着我，父亲抱着妹妹，媽媽扯着哥哥，大伯挑着

两床破被子，一家人逃到了确山县义丰店东北半山羊村，在一户姓雷的地主的房檐下落了脚。白天俺全家给地主打短工干杂活挣碗饭吃，夜晚就蜷曲在房檐底下。一遇到连阴雨天，没活干了，就得饿着肚子。偏偏在这时我媽又害起病了，连吃的都没有，哪里有錢治病呢？父亲不忍心看着五岁的小妹妹饿死，就卖给人家当了童养媳。

天下地主都是黑心腸。半山羊村的地主雷老八，一見我娘，就起了歹心。一天，雷老八趁我爷我爹上山拾柴不在家，就企图欺负我娘。我娘見雷老八来心不善，又动手动脚的，就掙扎着喊叫救命，幸亏邻居們聞声赶来，才免受糟踏。但地主雷老八从此老羞成怒，怀恨在心，又使出了新花招。說住他家的屋檐底下也要交錢；还說我娘有病，扑了他的“宅神，”得給他家祭宅子。天哪！地主真是豺狼心，我家穷到这样地步，哪有錢交什么房檐費和祭宅呢？爷爷只有領着全家給地主跪下磕头求情，雷老八始終不允，当晚就把我們赶出了这个庄。

一家老小搀扶着患重病的媽媽，冒着大雪，喝着寒风，又連夜逃到遂平县文城前湖村，躲在一座快要倒塌的破庙中。万恶的旧社会，哪有穷人安身的地方！来到前湖村并不比半山羊村好过多少。一家老小照样是打短工，討飯吃，无处存身。为了找碗飯吃，我六岁就和哥哥給本村地主王泽汴家放猪、放驴；爷爷、伯父和父亲給地主打短工；我娘的病刚好轉些，就給地主家洗衣服、磨面、做針綫活。我們一天到晚像牛馬一样干，只能吃些地主家的残茶剩飯，夜晚回到破庙里去安身。

面善心恶的地主王泽汴，想出了許多坏主意，除了无代

价的叫俺一家老小为他干活外，还想霸占我娘作二房。父亲和爷爷早看穿了地主王泽沛的鬼心眼，但由于生活所迫，只好忍气吞声，委曲求全。

王泽沛为了达到他的兽性目的，后来就下了毒手。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冬夜里，王泽沛勾结了一伙国民党匪徒，砸开了庙门，要拉我父亲和伯父去当壮丁，娘和我哥俩拉着父亲和伯父不放，惨无人性的匪徒用枪托使劲地捣我们，另一个家伙往我娘肚子上用力踢了一脚，娘惨叫了一声，昏倒在地。爷爷再也忍不下去了，挣扎起来，向匪首扑去，和那些狗强盗肉搏起来。七十多岁的老人哪能经得起众匪徒的乱打，后来我爷的脑门被匪徒用枪杆擗了一下，爷爷立时倒在地上，死在了血泊中。父亲、伯父和我兄弟俩也被匪徒们绑着带走了。

我们父子四人，被匪徒连夜带到山北大槐树村。狠毒的匪徒先用刀子扎死了我父亲，还准备将我哥俩扔到深井里，斩草除根，然后再收拾我伯父。伯父看透了他们的毒辣阴谋，为了保全我兄弟俩，就哀求说：“只要不害这两个孩子，叫我怎样我就怎样！”那个匪首原打算将伯父卖去当壮丁，好从中捞一把，听伯父这一说，就令匪徒看押起来，睡觉去了。跑了一夜的土匪都打起瞌睡来，几个匪兵都睡着了。伯父看时机已到，悄悄地磨断胳膊上绑着的麻绳，拉着我兄弟俩，趁天不亮就逃跑了。

吊打逼嫁

第二天，人面兽心的地主王泽沛，好像刚听说昨晚我家

的悲慘遭遇似的，忙跑到廟中去找我娘。王澤汴見我娘哭得死去活來，便假惺惺地說：“別哭了，他們去當兵也是保家保國嗎！”接着又說：“老爺爺歸天了，也不要難過，我打發人把他埋了算啦，你今后的生活也不要發愁，就住在我家裏好了。”說着就上前拉我娘，我娘知道地主是假仁假義，不懷好心，就推辭不去。地主王澤汴哪里會就此罷休，他走后，就派狗腿子監視着我娘。

後來爺爺的屍體用箔卷着，安葬在南坡上。正當我娘跪在墳前放聲大哭的時候，狗腿子王六跑來硬拉我娘上地主家。娘氣得說不出話來，用力朝王六臉上打了一耳光，剛剛站起來要跑，却被王六等幾個人捆綁着拉回村里。地主王澤汴令佣人勸說我娘從下親事，我娘執意不肯。當晚就被吊在梁上，扒去衣服苦打起來。指頭粗的皮鞭一下一條血痕，娘身上落下了多少血印！就這樣我娘還是咬緊牙關，始終堅持“不從！不嫁！”不從再打，不從再打，直打得我娘皮開肉爛，奄奄一息地垂下了頭。王六怕再打下去，真打死了，就退了出來。地主家的佣人一個個掩目擦淚，洗衣服的王媽偷偷進到房裏，但又不敢將我娘解下來，只好搬個凳子站上去，用手巾替娘擦了擦臉上的血跡淚痕，慢慢地喚醒娘，喂了兩口開水，又擦着眼淚退出來了。

遇救重逢

王澤汴使盡了軟的硬的办法都無效，才將我娘許給他的長工史保生。這樣，一來可以留着保生繼續為他賣命；二來也好再向我娘作打算。史保生為人忠厚老實，因為抵債才到

王家当长工的。本来干五年活就抵清了债，如今保生已经给王泽沛扛了十一年活，还未得分文，这次王泽沛把我娘许给保生，就算抵清了这六年的工钱。

天下穷人是一家，穷人总是向穷人。保生开始不同意这样作，但是又想到我娘被残害到这种地步，能见死不救吗？于是就答应下来。保生把我娘安置在王妈家中，再三嘱咐好好照料。还东借西凑，弄了点钱给我娘治病，准备等我娘病好了，使俺全家团圆。

伯父领着俺兄弟俩逃到确山县，在山里碰见了他的老友——党的地下工作同志孙继遂，他们一见，真是高兴，在一起倾谈了别后遭遇。孙继遂伯父决心帮助救出我娘。经孙伯父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我娘的下落。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孙伯父领着我和伯父在王妈家里和娘团聚了。母子相见又喜又悲，娘紧紧地抱住我，连话都说不成了。我娘思夫念儿，加上伤口化脓，病势沉重，已经骨瘦如柴，危在旦夕了。王妈把这事告诉了史保生，保生十分高兴，就连夜送我们逃出了虎口。

母亲之死

在确山县西南的一个山村里，孙伯父给我们安置好了住处，并从东邻西舍借了些钱给我娘治病。这样四口人的生活算暂时安定下来。

我娘思念我爹的心切，再三追问我爹的下落。开始时，伯父多次嘱咐俺兄弟俩，不要把父亲的遭遇告诉母亲，以免她过于伤心，加重病情。我看到母亲病到这一步田地，又想到

父亲被杀的惨景，终日哭丧着脸，泪道不干。但是有天我在梦中大哭起来，叫喊父亲死得惨，被母亲听见了，她便挣扎着坐起来，把俺兄弟俩唤醒，紧紧地抱在怀中，少气无力地说：“你们要好好活下去，将来长大了好为咱全家报仇……”说时声泪俱下，泣不成声，一块浓痰哽住了喉嚨，母亲紧握着俺兄弟俩的手，慢慢地松开了。母亲就这样带着未报的血海深仇，闭上眼睛死去了。

吃人的旧社会，万恶的地主阶级，残害了我一家，拆散了我們亲骨肉，在短短的七个月中，夺去了我家三条命。

走向光明

母亲死后，哥哥卖身还了债。不久，伯父又得了痲病，不到半月就死去了。剩下我一个人孤苦伶仃的，生活就更难过了。于是我就去找孙伯父。孙伯父也早为我作了打算，决心把我培养成人，好为我全家，为整个受压迫的劳动人民报仇。我跟孙伯父一起生活了好几年，于一九四七年孙伯父送我参加了人民解放军，从此我走上了光明大道，开始了新的生活。

到了部队以后，在党的教导下，我在战火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美援朝时，我又报名参加了志愿军。一九五三年转业回到了家乡。

转业回来后，在泌阳县板桥区大路陈村落了户。分得了五亩地，两间房子。当时农村正在开展互助合作运动，我带头联络几户贫农组织了互助组，以后又转成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人民公社化后，社员们又选我当了生产队长。

解放前，我做夢也沒有想到會有今天這樣的幸福生活。現在我已是三個孩子的爸爸了，去年又蓋了兩間新房，屋裏東西滿堂堂的，全家有吃有穿，團結和睦，喜氣洋洋。我常常對社員們說：“我是黨救活的，也是黨培養大的，我們祖祖輩輩都忘不了共產黨和毛主席。”

（中共泌陽縣委宣傳部整理 端 倪插圖）

血 泪 的 回 忆

馮 玉 賢

年初一那天，早起吃过饺子，我和爱人领着两个孩子去给母亲拜年，一跨进大门，就听见上房屋里有说有笑，十分热闹。到屋一看，原来哥哥、嫂嫂、弟弟、弟媳和三个侄儿侄女，都早已来了。连我们四口，一家三代十二口人，把屋子挤得满满的。年近六十的母亲，忙着给孩子们分核桃、柿饼、糖蛋……以后，又拿着一把不打折的毛票，给孩子们分“压岁”钱。看到她老人家这股高兴劲儿，我的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

这是我们家被旧社会拆散二十多年后的第一次团聚啊！在说笑中间，母亲突然朝我们弟兄说：“要是你爹还活着，看看今天的舒坦生活，他该有多么高兴啊！”

母亲的话，引起了许许多多往日血泪的回忆，那一桩桩、一件件辛酸的往事，像潮水一般涌上了心头。

借債破产

一九三八年，我們这里夏秋两季都遭了旱灾。俺家那十亩土薄石厚的老旱地，即便是好年景，也养不住全家四口人，遇上这旱灾，收的更少，交了“兵差”就落不下啥了。恰好这年母亲又生了个弟弟，多了一口人。这几下碰到一起，日子就更难熬了。一开春就断了顿，天天煮两顿菜汤喝，大人小孩饿得又黄又瘦，都成了皮包骨头。怎么办呢？卖东西吧，没有，住的两间半破房，还是本家叔叔的。为了活下去，爹硬着头皮向地主王春宣借了二斗玉米，可是“驴打滚”利息，夏季得还四斗麦。从此，爹心上就像绑了一块大石头，压得喘不过气来。他每天起早搭黑，饿着肚子去劳动，盼望着麦季能多收点，还清这笔债。谁知麦季收成不好，“兵差”又加重了，日子更难过，还债的指望落空了。往后，一季不如一季，一年不胜一年，债越背越重，利越滚越多，三年以后，二斗玉米滚成了十二石八斗。

地主的心肠都是黑的。黑心的王春宣这时看俺只有那十亩老旱地，再没有什么油水可挤，就立逼还债。一天，王春宣又来催债，爹妈跪在他面前，苦苦哀求再缓缓。可是他回答说：“少罗嗦，有粮还粮，没粮给地，不愿给地，就跟我去县衙打官司！”天啊，这不是叫人死吗！他走后，爹妈一屁股坐到地上，半天没说一句话，像是落了魂。这一天，爹躺在床上生闷气，妈抱着弟弟流眼泪。怎么办？别说叫还十二石八斗粮食，就是一斗八升也没有呀！再说卖地吧，我家这十亩薄地，是祖祖辈辈留下来的仅有的一点产业，是五口

人的飯碗，全家的命根子，卖掉它，五口人可怎么过活呢？

“不愿給地，就跟我去县衙打官司！”天呀，一想到这里，就吓得渾身打顫。誰不知王春宣是秦尧村一大霸，有錢有勢，家有狗腿和打手，县衙里有他的靠山，在那惡魔当道的社会里，哪有穷苦人民說話的地方，哪有穷苦人民說的理！

这一夜，爹和媽連一眼都沒合。想来想去，老人家打算把地卖了，再租点別人的地，也許能逃个活命。第二天天不明，爹就出去了，半晌沒回来，媽急得抱着弟弟，領着我和哥哥去找他。原来爹正坐在爷爷的墓堆旁，手里抓着两把土，望着那十亩地掉泪呢！他見我們去了，哭得更痛，不由得全家大哭了一場。直到日过午，我們才回到家。不料王春宣早已在我家院里等着，看見我們回来了，就像餓狼扑食一样，上前一把抓住爹的手，强拉着在他早已写好的卖地文契上按了个指印，扭头就走了。

租地受欺

土地被地主王春宣夺去后，爹托了許多人說合，求爷爷告奶奶，好不容易才租了地主王春林二十五亩地，当时說定是对半分成。心想着不管怎样，生活总算有了个着落。

秋后，爹和媽狠狠心把怀里的弟弟鎖在屋里，領着哥哥和我四口人，累死累活拚命干，才算把麦子种上了。一冬一春，勒紧腰带，靠煮野菜充饥，把麦子精心鋤了两三遍，加上雪雨調和，麦子长得滿不錯。等到第二年五月把麦子割了运到場里，搭了一大垛，眼看就要吃到嘴边了，爹媽滿是皺紋的脸上，才露出了一絲笑容。

天啊！沒想到万恶的地主王春林却操下了歹心。他为了独霸全部麦子，夜晚偷偷地把麦垛点着，烧了一点，又把火熄灭，然后气势汹汹地找上门来，大骂我祖宗三代，血口喷人，说俺家想抗租不交，烧了麦垛。爹老实得“嘴啃冰凌化不成水”，心都快气炸了，说不出一句话来，妈实在憋不住了，上前分辩了几句。这一来，可把祸惹大了。王春林和他本家叔王庆堂，一蹦三尺高，上前一把抓住妈的头发，连拖带拉地拉到他家，关上门就毒打起来，把妈打得死去活来。为了顾妈的命，爹忍辱赔礼，托人讲情，才把妈救出来。等到爹把妈背到家时，妈早已不省人事了。妈妈的衣服被撕成一缕一缕，浑身打得找不到巴掌大的好肉。这时，王春林派人来说，俺家应分的一半麦子烧光了，剩下的都该归他，租



的地全部收回，不叫再种了。全家人气得要死，但是在那“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难进来”的社会里，有啥法子呢！

骨肉离散

妈的伤好了以后，爹对妈说：“秦尧村是不能再住了，无论如何得跳出这个火坑，就是死也死到外边。”就在这

天，媽抱着弟弟，爹挾着一條破被子，每人拿着一根打狗棍，一個碗，含着眼淚離開家去要飯了。

頭一天，俺弟兄倆一見狗咬，就吓得齊哭亂叫，不敢自己去要，只有跟在大人後邊。要了一天爹媽一口未咽，都叫俺弟兄三個吃了，我還沒吃個半飽。第二天分開要，轉了幾個村，嗓子都喊啞了，還沒頭一天吃得飽，以後天天都是這樣。

要不來飯，爹想：也許遠處比近處強。便叫媽和弟弟在近處要，爹領着我和哥哥往遠處去了，邊走邊要，一直跑到徐州。誰知，哪裏都是一樣。爹怕餓死在外，只好又返回汲縣。媽和弟弟到哪裏去了呢？我們找了好多天，才在延津縣胙城村一座破廟裏找到了他們。可乍一見面互不敢認，大家都是骨瘦如柴了。

真是“閻王不嫌鬼瘦”。一天，天剛蒙蒙亮，我們全家去另一村要飯時，半路上遇見了土匪，把我們的破被子和鍋、碗、筷子全都搶走了，一家人抱頭大哭，簡直都哭成了淚人。呼天天不理，叫地地不應。到哪裏去呢？無奈，只好瞎撞，又跑到了汲縣城。

在縣城碰上日本鬼子在“招收”礦工，一聽說大人小孩都要，報上名就管飽飯，爹就趕緊報了名。剛報上名前兩天，每天領到五碗稀飯。到了第三天，所有報名的人都被裝上閘子車往北運走了。到安陽下了車，一個個進行檢驗，爹和哥哥驗上了，剩下我和媽媽、弟弟沒驗上。媽見勢不好，怕全家四零五散，忙對爹說：“要去都去，要不去都不去，死也死到一塊。”旁邊一個“黃狗”把眼一瞪罵道：“說他媽的倒好聽，养活你們兩天，又不去了？不去就把你們都揍

死在这里！”爹看已經无望，对媽說：“你領孩子們回去吧，能活一天算一天，真活不下去，也算咱活到头了……”話沒說完，一个日本鬼子就端着明晃晃的刺刀，逼爹爹上車。媽上前去拉爹，被鬼子一脚踢倒在地上。我們母子三人万般无奈，只得流着眼泪，眼巴巴地看着爹和哥哥被綁着押上了車。

后来听哥哥說，爹到山西大同煤矿不久，就病倒了，但是在木棍、皮鞭的抽打下，还得照常上工，不到二十天就被折磨死了。爹临死时，哥哥还在井下干活，他哭着向工头要求再見見爹，但那狠心的工头不但不准，反而毒打了哥哥一頓。

卖弟求生

我們母子三人从安阳回到汲县后，媽的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一个劲地往下滚，总想寻死。后来还是我和弟弟的哭叫声，才打断了她寻死的念头。可是三岁的弟弟，要飯自己走不动，母亲又沒力气抱，饥寒把他摧残得不像个人样。为了让他逃个活命，減輕大人的拖累，使大家都能有个活命，媽不得不狠狠心，在討飯到了焦作时，以七斤花生餅为身价，把他卖給了一个商人。

原来想着，卖了弟弟，剩下两个人該会好过一点，沒想到还是照样忍饥挨餓。餓肚子还不說，孤儿寡妇还經常遭受那些流氓、恶棍的欺辱。在逼得走投无路时，媽才帶着我返回老家改嫁了……

我正在沉思，“孩他爹！”一声清脆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啊！原来是我的爱人在喊。她见我若有所思，便问道：“大年下，你在想什么呢？”我说：“想我和妈妈、弟弟过去……。”“唉！还想那干啥，王春宣、王春林、王庆堂这些坏蛋，如今个个成了落水狗；哥哥和弟弟现在都回来了，咱们的生活一年比一年好。……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她像是在安慰我。是啊，天是永远永远不会变了，但是，我们绝不能好了疮疤忘了疼。只有牢牢地记住这一切，才能更加热爱今天幸福美好的生活。这时，东方升起了太阳，孩子们都吃饱了节日的饺子，在街道上作游戏，“东方红，太阳升……”“社会主义好……共产党好……”的歌声，不时从远方传来。听到这些清脆而嘹亮的歌声，不禁使我激动得泪水夺眶而出。

（侯中田整理 端 倪插图）

本文作者是汲县安都人民公社秦尧大队治安主任

埋在心底的仇恨

李相安

当我回忆起二十年前的往事的时候，不禁鼻子一酸，热呼呼的泪珠滚了下来。

过去，我家地无一分，房无半间，全是租种地主的地。好收成，除了交租外，勉强能支持三个月，其余九个月主要靠挖野菜、吃树叶过活。全家九口人，受尽了熬煎：叔叔被抓去当兵；嬷嬷被迫改嫁；父亲被伪军拉去支差，一去无音信；姐姐卖给别人；小妹妹被扔掉；母亲、奶奶、爷爷饿死；全家九口人只剩下我自己，我也是过了整整四年的讨饭生活才熬过来的。

卖掉姐姐

记得是一九四〇年前后，叔叔被国民党反动派抓壮丁抓

走当兵了，嬷嬷被迫改嫁，下余的七口就全靠我父亲来照管。那时候，我才几岁，姐姐也才十六岁。七张嘴吃饭可不简单呀，终天愁吃愁穿，父亲没有办法，对我母亲说：“将咱妮卖掉吧！换几个钱，一来让她逃个活命，二来也能维持咱家的生活。”“卖妮？那不行。要死，死在一块！”母亲说罢，豆大的泪珠顺着枯瘦的脸颊往下流。姐姐哭了，我也哭了。这时父亲低着头，一句话也说不下去，像做错了什么事一样。

后来日子越过越难了。一天，父亲对母亲说：“咱这七口人要死在我手里呀！还是将咱妮卖了吧！”这次母亲没有阻拦，对姐姐说：“去吧孩子！你能逃个活命，也能养活你那弟弟。”随后经一个狗腿子的手，将姐姐卖到肖庄一个大地主家。卖了一百五十元，狗腿子把钱全部吞了，我家分文未得。

一天，母亲拉着我要饭到了肖庄。另外一个要饭的给姐姐透了个信，她跑出来，一看见母亲和我，就扑到母亲的怀里，哭着说：“妈妈！这一辈子孩子难见你了。”母亲抚摸着姐姐的头，流着泪说：“孩啊，你逃个活命吧！你爹被伪军拉走了，我和你弟弟、妹妹、爷爷、奶奶五口人的性命也难保呀！”说着说着，三口人全哭起来。这件事以后被地主老爷发觉了，把我姐姐打得死去活来。从此，母亲再不敢到肖庄要饭了，姐姐也再不敢打听俺的消息了。

扔掉妹妹

生活一天比一天苦，饭一天比一天难要。母亲拉着我要

飯，要点好的，让我和妹妹吃，还得顾爷爷、奶奶，弄得母亲連口气也透不过来。一九四二年的一天早上，我起床后，听不見一岁的妹妹哭，心想一定是哭哑了吧；看看也不見了，就急忙問：“媽，妹妹哩？”母亲好久才回答了一句：“你爷抱去寻奶去了。”“爷爷还没起床哩，咋会抱去？”这时爷在床上长出了一口气，奶奶也流出了眼泪，母亲放声哭着說：“傻孩子呀，你的妹妹扔了，以后再不能見她了……”話还没有說完，四口人都痛哭起来。母亲接着說：“早上，把你妹妹扔到东头的乱坟地里，刚放到地上，孩子哭得惊天动地的，我把孩子又抱在怀里，最后又放在地上。我走走往后望望，还听见孩子哭得惊人，以后的声音就越越来越小了……”讲到这里，母亲哭得暈过去了。

餓死母亲

就在这个时候，保长还让俺家做工，老的老，小的小，没人能做，狗腿子又叫俺出錢。母亲說了一句：“餓死人的年景，哪里来的錢呢！”狗腿子一脚把我母亲踢倒在地上。这时，地主又逼着母亲帮房价，狗地主罵着說：“若不帮价，赶紧滾！”結果母亲东托人西求情，揭了一斗青麦錢，帮了房价。

眼看一家人就要餓死，母亲又想起我那姐姐，拉着我往肖庄去了。到了庄头，母亲对我說：“你要着飯，闖进你姐那家，寻点粗糠，回去好給你炒炒面。”那年我才八岁，就一手拿着棍，一手拿着碗和小单子，进了地主家的大門。刚一进去，一只大黄狗扑了上来，吓得我大哭起来，姐姐聞声



跑出，把狗撵走，又往后看了一眼，才说：“咱娘哩？”

“在村东头，咱娘让我来，叫你给人家说点好话，兜一点粗粮。”这时，姐姐的泪好像断线珠子似地往下掉，接过单子，走进了一个大屋子里，我只隐隐听见地主说：“少弄一点，糠还得喂猪哩。”一会，姐姐含着泪走出来，把一袋糠给了我。临出院时，听到里面喊姐姐：“还不赶紧回来！”

我走到母亲的跟前小声说：“这糠挺沉呢！”我俩连忙走了，半路上打开，才知道糠里藏了十几个蒸馍。记得这些馍母亲只吃了一个，下余的让我和奶奶、爷爷吃了。母亲还是光吃些树叶、粗粮、榆皮，有时大便都解不下来。

母亲的 身体一天不胜一天，本来只有四十多岁，生活把她折磨得好像六十多岁的老人，最后终于饿死了。爷爷托人揭了一斗青麦，用箔埋葬了母亲。母亲死后的几天光景，爷爷、奶奶也先后离开了人间。租的房子和屋里的破烂家具，也被一个伪保警霸占了。

爷爷、奶奶和母亲饿死的事传到了姐姐的耳朵里，她难过得生了一场大病。地主只准她出来一天，回来给母亲上坟。姐姐在一个小草棚里找到了我，把我抱得紧紧的。从她的布袋里掏了两个馍给我，流着泪说：“弟弟呀！打这起你

就沒有亲人了，也沒有家了……” 姐姐擦擦泪又說：“你引我到咱娘坟上去吧！” “坟！光剩个坑，被狗扒啦！” 我把姐姐帶到坟边，姐姐一見坟坑放声大哭，我也哭起来。我們姐弟二人在乱坟地里哭得死去活来，沒有听到母亲、爷爷、奶奶、妹妹的一点应声。姐姐回地主家后，病更重了，不久也离开了人世。

只身討飯

旧社会逼得俺全家九口人就剩下我一个，过着苦难的討飯生活。住的是破窑、破庙、房檐下，穿的是破烂衣服、麻袋片，头发长得很长，不管冬夏都是赤着脚，渾身上下都是狗咬的伤口。到穷人家門上，还能給点吃吃；到富人家門口，不但不給东西，还轰着狗咬我。記得一次我到背阳的一个大地主家要飯，刚一进门，地主的子就轰出两条大狗朝我扑来，把我盘倒在地，身上被咬伤几处。幸亏有两个穷苦的老大伯上前把狗撵走，才救了我。后来，这些伤口的血、脓和破烂衣服粘在一起，紧紧地箍在身上，真像刀割一样，疼痛难忍。当我有病和下雪的时候，日子就更难过了。一次是腊月天，下着雪，从河北往河南走，在桥中間我头一晕，掉在河里。衣服全湿了，冻僵了，幸亏被一个穷苦老大娘看見，救了我。像这样的流浪生活，我整整过了四年。

党救了我

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二日，我們家乡叶县任店区一带解

放了。解放后，父亲才找到我，我們父子才得到团聚。在党的领导下，在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的康庄大道上，我們从此有吃有穿，过上了幸福生活。我和千百万个孩子一样进了学，讀完了中学課程。在党的亲切撫养下，我参加了共青团，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五七年又参加了革命工作，先后担任了党的支部書記和总支書記等职务。在学习和工作中，我受到过二十一次奖励，获得过学习模范、劳动模范的称号，还被評为許昌专区的社会主义建設积极分子。一九六〇年我結了婚，次年添了个小妮。現在全家的日子过得挺好。往前看，更是令人起劲。想一想旧社会，我恨得咬牙，我要把仇恨永远埋在心底；想一想新社会，要不是共产党领导穷人鬧革命，哪会有今天！沒有共产党，哪还会有我！我要永远永远地听党的話，跟着党走！

（朱鴻年插图）

我家三代和一亩九分地

馮之太

在旧社会，我家三代为了一亩九分地，死的死，卖的卖，扔的扔，折损了五口人。最后只剩下我母子二人。这悲惨的遭遇，这阶级的深仇大恨，是我永生不能忘记的。

爷爷的遗嘱

我的爷爷劳累了一辈子，肩挑肿了，手磨破了，只落得个没吃、没喝、没穿、没住。

我老爺爺死時沒留下半分田地，只有一間破草房。我爺爺靠着一個肩膀兩隻手，担担挑挑，顧口謀生。有一年俺這里遭了災，爺爺的飯碗打破了，沒辦法，就低三下四地跑到楊家地主的門前，想給他家當長工。哪知道地主不收。爺爺是個硬漢子，二話沒說，就回到了家里。打這以後，爺爺下

定决心，要自己置点地，脚踏自己的地，头顶自己的天，省得再受窝囊气。

旧社会哪有穷人如愿的时候。爷爷忍气吞声地操劳了一辈子，没有置下一块地，祖上留下来的一间破草房却又被大水冲塌了。爷爷临死的时候，喘着气对我爹说：“庄稼人，土地是根本，你爹闹腾了一辈子，没给你留下半点产业，你不要学你爹，要置点土地，五年不中十年，十年不行二十年，土……地……”没说完，两眼噙着泪水就咽气了。

累死了奶奶

爷爷死的那年，爹只有六七岁，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奶奶拉扯着他，走东村，奔西村，给人家织布，纺花，做饭，洗衣，端尿盆，洗尿布，啥活都做，整整受了十年苦。多么苦难的十年啊！奶奶的头发白了，瘦得浑身上下成了一个骨头架。不懂事的爹爹见地主家的孩子吃馍，就跟在奶奶身边哭着喊：“妈，我饿，我吃馍！”奶奶流着眼泪，无可奈何地说：“好孩子，别哭，等咱有了地，妈妈给你烙油饼。”就是这样，奶奶和爹从牙缝里省下了几个钱，托邻居帮忙，总算是置下了一亩九分地。

穷人家有了自己的土地，这真是天大的喜事！奶奶拍拍爹的肩膀，高兴地说：“从今往后，你就能吃到馍了，咱馮家活着能站在自己的地上，死了能埋到自己的地里。”

买地后的第二天，奶奶独自去看自己用血汗换来的土地。爹在家等了半晌，一直不见奶奶回来。爹不放心，到地里一看，奶奶晕倒了。爹把奶奶搀回来，没到三天，奶奶就

断气了。这是十年劳累的下场！唉，奶奶把用生命换来的一亩九分地，在临死前交给了我爹。

逼死了爹爹

十七岁的爹爹第一次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种，那劲头可真大，起五更搭黄昏，满心希望能多打点粮食，吃顿饱饭。谁知道粮食收下来还没过三天，伪保长就来要捐餉。血汗挣来的一石粮食，一下要走了八斗。剩下的二斗粮食，别说吃馍，就是喝稀饭也不够呀！没过两个月，家里又是一干二净了。爹真像一瓢冷水从头上浇下来，那多少年来的置地吃饱饭的指望，落空了。

一九四三年，当爹四十四岁的时候，家里已经五口人了。爹是和一个外地要饭的孤女结了婚，生下了我和两个妹妹。这一年正是大旱年，又遭了虫灾，收的粮食除交了捐款，连一粒粮食也没有了。秋收以后，我家全靠野菜充饥。光吃野菜总不是办法呀！爹妈整天皱着眉头想主意。最后，爹总算想出了一个门道，他说：“保长家吃咱的瓜，还欠下十多块钱，我去要。”妈妈知道保长不好惹，劝爹别去闯祸，爹说：“是个人就得讲理，他欠咱的，为啥不能要？”说着，便出去了。

爹走后，半天没回来，到夜里，邻居们把爹抬着送回来了。原来爹向保长要账，没要成，反遭到了一顿毒打。解开衣裳一看，哎哟！青一块，紫一块，浑身是伤。

爹的伤还没有好，就拖着带病的身子，挑着家中的破衣服、烂套子，翻山越岭从山西换来了四小斗粮食。全家高兴

极了，心想配着野菜，又能多活几个月。真是晴天霹靂，誰知爹回来还没站稳脚，屁股后就跟来了伪保长。他两眼瞪着粮食说：“捐款交不齐，哪来的粮食？净胡闹！”说着一脚踢开爹爹，把粮食背起就走。

东西折腾完了，办法想绝了，末了还得去向地主楊农泉求情。楊农泉是个官僚地主，阴险毒辣，仗凭他有錢有势，到处置庄买田，我家那一亩九分地的四邻，哪一块地不都成了楊家的了。如今他又费尽心思在我家那一亩九分地上打算盘。所以当爹托邻居大伯向他借粮时，他认为时机到了，就叫他的狗腿子对大伯说：“楊大爷向来乐于助人，看在地邻的面上，借给他五斗玉米。按照楊家的规矩，春天借一斗玉米，麦后还三斗小麦，借给他五斗玉米自然是还一石五小麦。”爹为了全家能活命，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在字据上按了手印。

麦子刚打下来，伪保长就带着保丁来要捐款。伪保长的算盘珠一响，没零没整，折粮整整一石三。爹一听，双手就抱着伪保长的腿，苦苦哀求宽宽期。和地主一样凶狠的保长，他哪管穷人的死活，他给保丁们一摆手，一亩九分地打的粮食，一下又被抢了个净光。

粮食被抢走还没一顿饭功夫，楊农泉家的狗腿子又来要账了。他们一进门就恶狠狠地說：“还粮，一石五，一颗也不能少！”爹的眼泪还没有干，就又跪在狗腿子的面前說，“粮食已被保长全部弄走了。”狗腿们一听说沒了粮，就得意洋洋地说：“量你也交不起。老爷說了，不交粮就给地！”

天哪！没想到原来借粮时，楊农泉就打好了一亩九分地

的算盘。誰知，这是他們預先設下的圈套啊！

狗腿們走后，爹躺在地上再也沒起来。临断气前，爹拉住我的手，囑咐我說：“你爷你奶奶和你爹，都是为了这一亩九分地死的。你可要……保……住……”只活了短短四十五个年头的爹爹，又为这一亩九分地，被活活地逼死了。

拆散亲骨肉

爹的尸体還沒埋，地主的狗腿子天天上門逼債。家里穷得連个棺材板都买不起，哪还有錢还債呢。求亲戚吧，不中。人穷亲戚也穷，又遇上这灾荒年景，穷人家哪里还有粮食可借。卖地吧，不能。地是奶奶用命换来、爹用命保下来的，是全家的命根子，說啥也不能忘掉爷爷和爹的遺囑。

在那人吃人的社会里，哪有穷人走的路。媽想来想去，自言自語地說：“要不，就把大妞給……”說到这里，只見她眼淚盈眶，再也說不下去了。只有十三岁的大妹妹，一听说要卖她，就一头栽到媽媽的怀里，哭叫着說：“我不，我要和媽媽……”

卖大妹妹是地主逼的呀！有什么法子呢！当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复去睡不着。只听媽媽和大妹妹在低声說話。媽說：“不是媽不要你，你在咱家也活不成，到別人家里，兴許还能有个活路……”沒听见大妹妹答話，只听到她断断续续的哭泣声。

就这样，为了还清这笔冤債，保住一亩九分地，第二天便把大妹妹卖掉了。

卖大妹妹的錢还了債，一亩九分地算是保住了。可是兵

差、捐款还是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沒奈何，一家三口人只好拿起打狗棍，拿上破碗出外要飯了。

要飯的日子更不好过。我們三口，天天起五更搭黄昏出去要飯，碰好了，弄碗稀湯喝喝，碰不好，还遭恶狗欺侮。

有一天，我到方台村要飯，剛在一家門口站定，一見院里的房舍摆設，就知道是戶大地主，我不敢怠慢，赶紧往外跑，只听“汪”的一声，一条黄狗恶狠狠地扑上来了，一口咬住了我的腿。我跑啊跑，只觉得腿上又热又疼，到村头一看，滿腿是血！

我被狗咬伤以后，沒錢治，沒过几天就长成了大疮，沒法动弹。小妹妹連餓帶累也瘦得不像人形，媽看日子过不下去了，就狠了狠心把小妹妹扔了，心想能有个好心人把她領走或許还能顾一条活命。

被迫当壮丁

我們五口之家，为了保住一亩九分地折損了三口，只剩下我們母子两人了。媽和我都以为賬已还了，嘴也少了，往后总該好过些了吧！哪知道狼心狗肺的大地主楊农泉，为了霸占我家那一亩九分地，又要出了新的鬼把戏！

一天，保长又来了。他这次来，不是要錢，是要人，要抓我的壮丁。媽媽千求情，万祷告，保长才說：“不出人就得出錢！”哪里有錢呀！媽媽再三求告，保长鼻子一哼，說：“有地就有錢！”我一听这話就知道他是为了霸占我家的一亩九分地，故意刁难我們的。我越想越恼火，心想：

“要我的地，要不成！这一亩九分地我非保住不可！”一气



之下，第二天我便离开了媽媽，到城隍当了壮丁。

他們是不达目的不罢休，一計不成二計生。当我走后不久，他們就把我媽赶出了小庙。逼得媽走投无路，只好四处流浪。

* *

山有頂，水有底，穷人到底有了出头的日子。我当壮丁后沒多久，家乡获嘉县解放了，从此我們母子俩才見了天日。土地改革时，我家分了八亩地，三間房。万恶的恶霸地主楊农泉，也被人民政府

处决了，为貧苦农民报了仇，也为我家三代报了仇。

分地的那天，媽媽拿着土地証，让我領她去认地块。到了地里，媽媽拉着我，从地这头走到地那头，双手挖一块土，一会儿放在鼻子前聞聞，一会儿用手把土捏成块块，久

久不愿扔掉。媽媽問我：“这地真的归咱了嗎？”我抖抖土地証說：“是真的，你看，証上还有人民政府的大紅印呢！”媽媽咧开嘴坦然地笑了。这是我几十年来第一次看到媽媽的笑容。

看完了分的八亩地，又来到了俺家的一亩九分地里。媽媽站在地当中，也抓起了一把土握在手中，可是这一次她没有笑，她的眼睛一直盯着手里的泥土，想起了我家的血泪史。染满了我家血泪的一亩九分地啊！为了你，爷爷奶奶累死了，爹被逼死了，大妹妹卖了，小妹妹扔了，我被抓去当了壮丁……

我家有了地，有了房，从此能脚踏自己的地，头顶自己的天，连出口气都觉得爽快。土地改革后的第二天，我买了一张毛主席的像，贴在正堂屋，媽媽每天都要看几遍，她还常对我說：“咱永生永世也不能忘了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大恩！”

合作化、公社化后，我們全家无忧无虑地在队里集体的土地上生产劳动，分的粮食吃不完，生活越过越舒坦。想想过去，我一家为了保住一亩九分地，家破人亡；看看现在，我們这些穷人都成了人民公社大片土地的主人，心里越想越美气。我們一定要管好人民公社这个大“家”，办好集体经济，为我們的子孙万代造福！

（都升堂整理 张銀彤、李 智插图）

本文作者是获嘉县照鏡公社彥当大队貧农社員

創 业 恨

創业的誓願

四十四年前的一个初春，在中牟县城西南的十里头村，紧靠庄头的地方，孤零零地竖着三间新草房，房檐下放着一副八成新的剃头挑子，周围新栽的几棵小树，刚刚吐出了嫩芽，在春风里轻轻地摇动着。这就是贫农张发祥当年的住所。

自从张发祥一家人搬进这所新盖的屋子以来，发祥爹张长运心里格外高兴。

说起张长运，村里人都知道他是个有钢有刃的下力人。他从小给地主扛活，虽然他这时年纪不足四十岁，却倒是一个顶呱呱的“庄稼筋”。不管扬场放碾，或者犁耙下种，样样拿得起，放得下，干起活来干净利落。论力气也不在人下，推起三百斤重的车子，总是一溜小跑，担挑子也是在一

百五十斤以上。过去和他擱过伙計的穷哥們，都称他是“使不死”、“两腿飞”。

长运，因从小給地主扛活，那种牛馬生活，使他很早就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凭自己的双手，置买庄田，种自己的地，喂自己的牛。到那时，井水不犯河水，就永不再受那些富豪人家的窝囊气了。

他越想越高兴，越想越有盼头。一天晚飯后，长运把四个儿子叫到他跟前，讲起来他过去的經歷和如今心里的想法。

“說起来話长呀！”长运慢慢騰騰地对儿子說：“咱老家本来在县南三异张村。四年前，因万恶的财主张万妮成天欺侮咱，我一怒之間，就把他揍了一頓。可是这家伙有錢有勢，我怕咱以后受害，就連夜冒着风雪跑了出来。到了第四天，才来到了这个十里头村，在那上不遮雨、下不挡风的破碾屋里落了脚。”

他唉声叹气地說：“唉！到了这里，人地两生，一点办法也想不出来呀！没办法就把你大姐送給人家当童养媳，让发生去学剃头，我去給人家帮工打杂，剩下的四口人就跟着你奶奶、媽媽靠要飯过日子。你六十岁的奶奶，年紀大，沒多天，就活活餓死了……”

长运的話，說得孩子們眼圈都湿了。他稍停了一下，用期望的眼光，打量了一下孩子們，又兴奋地說：

“过去的事不提吧，眼下，咱家的日子已好过多了。你看，这三間新房不是盖起来了嗎？破碾屋咱不住了，飯也不要了，往后都爭爭气，俭省点，情好好置庄买地啦！地是庄稼人的筋，有了自己的地，日子就好过了。”

孩子們听着听着，个个暗暗下定了决心，要照爹說的去
做。

累断筋骨創家业

为了实现爹的誓愿，一家人勒紧褲带，更加省吃俭用。

三年時間很快就过去了，张长运拿血汗掙来的三十六块現洋，买下了十二亩沙崗薄地。土地，对张长运这个从小就給地主扛活的人來說，是多么的亲啊！他常常口袋里装着地契，高兴地跑到那十二亩沙崗地里，从南头走到北头，从东边步量到西边，有时还抓起一把土，摊到手里，拨来拨去打量着土质。买地这些天来，长运压駝的腰背，也像是挺直了一些。

有了自己的地，一家人的干劲越来越大，长运老早那个“使不死”、“两腿飞”的劲头就更大了。

創业打算正按他的安排进行着：发祥和老大出外剃头，老三和老四在家帮助爹做庄稼，家里除了种自己的地以外，又租进几亩地。一家人每天鸡叫头遍就起来拾粪、扫树叶、樓柴禾，忙个不停。要是在秋冬季节遇上刮大风，就整天整夜不睡觉，樓树叶，扫末子。真是放下箠子拿扫帚，一天要当几天用。生活吃用也是扣得一紧再紧。就拿赶会來說吧，长运虽然手头有錢，可总是带块干饅，連一分錢也舍不得花。“家有千缸油，不点双灯头”“早起三天頂一工，早起三年頂一冬”。这就是长运家創业发家的口头經。

一家人披星星，戴月亮，累死累活地干了十二年。长运拿出十二年来的积蓄，先后共买了三十九亩二分地。

有了地，长运才有了新主意。他想使买来的地，一亩能当几亩用。长运有一块新买的地，两头是紅土崗，当腰是“种一葫芦打两瓢”的漏沙坑，要改良这块土地，可真不容易啊！得用很多很多的土，填起被大风削去的大坑；坑填平了，还得在地面上盖老厚老厚的紅土，这些土，又得从几丈远的紅土崗上搬下来。可长运并不怕，他凭着手下几个听话能干的小伙子，有信心来降服它。

改造土地的艰苦劳动开始了。他领着四个孩子，不管烈日当头，不管风沙打脸，一有空就干。兄弟四人，带三个筐，老子装土儿子抬，任叫筐停不叫人歇。他们抬呀，垫呀，旧筐使烂了换新筐，細杠压断了换粗杠，左肩压肿换右肩，双肩压肿用手托住杠头还要干。一锹锹，一筐筐，挪走一个紅土崗，又搬第二个紅土崗；这一片垫好了，再垫那一片……就这样苦干了两冬两春，才填平了几个大坑，改造出了五亩好地。

从此长运家的日子过得更富实了。房子由原来三间盖到十一间，土院墙垛的方方正正，有角有棱，十分严紧。門前十几棵已经长大的洋槐树，浓蔭遮天；几只刚下过蛋的老母鸡，在猪圈的木栏上，“咯嗒……咯嗒”地叫着，大門口的树蔭下，拴着两头已经生犊的母牛，格外惹眼。发祥几个兄弟，也都娶了媳妇，添了孩子。全家十三口人，日子过得甜滋滋的。

他哪里知道，就在他一家累死累活，創家立业的时候，地主們早已有了暗算。

家破人亡創業恨

“不杀穷人不富”。没有一个地主不是踏着劳动人民的血迹和尸体爬上来的。当长运第一次买地的时候，村上地主李克敬就红了眼，现在他看见这块“肥肉”，更是馋得咬舌头，恨不得一下子吞了长运的这份家业。毒计订下之后，李克敬便开始了他的第一步棋。

一天，狗腿子把长运叫到李克敬的客厅里。

“张长运！你已经把我欺负得不能再忍啦！”李克敬拨弄着他的鲇鱼胡，板着黑青的脸说。

“啊！我……我怎么惹你老人家啦？”长运一听十分惊讶，不知从何说起。

“别装糊涂！你挖坏了我家的‘风水’知道吗？你挖掉的那两个红土岗，是俺坟里的‘印案桌’！俗话说，‘双手扶印案，秀才举人门前站’。你只管自己发财，倒坑了俺李家！”

“老……老人家……”

“不要多嘴！”还没等长运讲出一句话，李克敬便截上去说，“现在有两条路：一条，土咋搬走，还咋搬回来，修成原来那个样子；再一条，请客赔礼。”他哼了哼鼻子又说，“要不然，我非把你送县押起来不可！”

这真是有话不能说，有理不能辩。用自己的土，垫自己的地，这究竟犯了什么罪？可是，李克敬这只恶狼，有钱有势，咋能惹起他呢？长运想着想着忍悲含泪回到了家。第二天便托人说情，只得大摆宴席，在全村请客赔情。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年刚开春，长运正往地里送粪

的时候，李克敬却把路给挖断了，说车碾坏了他的庄稼。真是岂有此理！他的地里连根草毛也没有，哪有什么庄稼？常言说，“蝎子尾巴蚂蜂针，最狠莫过财主心。”既然李克敬又起了歹心，有什么办法呢？长运只好又托人求情，请客送礼。

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不久，村上另一个地主李子敬竟无中生有地说，长运的孩子破坏了他的树林，要告状……长运明知道这是讹人，可也不敢说半个“不”字，只得又忍气吞声地请客送礼。



大祸接二连三地飞来，长运家不知花了多少冤枉钱，家中东西变卖光了，全家用血汗换来的土地，也一块一块的向外卖。眼看着用血汗挣来的这份家业就要破产，长运夫妻俩是多么心疼呀！不久，长运夫妻和两个儿子都得了气臌病，卧床不起。

一笔笔的债，一宗宗的差事，加上看病花钱，窟窿越塌越大，最后实在没有办法，只得又忍痛卖掉十亩好地。谁知钱刚拿到家里，晚上就被三个像疯狗一样的土匪抢走了。

钱被抢走后，一家人抱头大哭了一场。长运夫妻和两个儿子，连病带气，没几天就含着悲愤的眼泪死去了。在长运临断气的时候，还嘱咐孩子们说：“现在我才明白，在这个世道里，咱们穷人是发不了家、创不成业……”

一九三八年，万恶的蒋介石匪帮不顾千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扒开了黄河，发祥这个不幸的家，又遇上了黄水灾。就在这个时候，发祥的大嫂和侄子，被坏人骗去卖了，四弟媳妇因生活所迫改嫁了，三弟媳妇被河防队的一个排长糟蹋后霸占了。一个十三口人的家，只剩下发祥两口了。

一家人用十二年心血所挣来的家业，从此彻底破产了。

共产党领导创大业

一九四八年，发祥的家乡插上了红旗，共产党给他带来了幸福和光明。年纪已经四十多岁的张发祥，积极地参加了土地改革，用自己的血海深仇，控诉了地主、恶霸的滔天罪行，人民政府为他伸了冤，报了仇。他分到了十多亩土地，三间房子，政府还帮他买了一头耕牛。土地回了家，发祥多

么高兴啊！他爹一辈子所向往的“种自己的地，喂自己的牛”的理想，终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

一九五三年，当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贯彻后，发祥心里像是点起了一盏明灯。他从他一家人解放前发家、破产的血泪史中，从土改后单干在发展生产所遇到的困难中，深深感到劳动人民要永远不受穷，彻底翻身，只有听党的话，走组织起来互助合作的道路，创大“家”，立大业。他积极串连组织了互助组，因为他积极肯干，群众选他当互助组长。后来，从互助组到初级社，由高级社到人民公社，他一向是事事走在前头。因为他大公无私，爱护集体，先后被群众选为饲养股长、生产队长，现在是人民公社生产队的贫下中农代表小组长。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发祥一家的日子，也越来越好了。眼下，老两口眼前的四个闺女，大的已经十八岁了，初小毕业后，帮助父母劳动；二闺女正在小学念书。一家人有吃有穿，十分幸福。张发祥经常对人说：“旧社会受的苦，我死也忘不了，我要教育后代子孙，永远记住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大恩情！”

（中共中牟县委宣传部整理 李 智、张银彤插图）

四亩地的血泪仇

陈 长 套

我家住在西平县权寨村。到我八岁那年，父亲便去世了，从此，全家老幼八口，全靠母亲领着度日。

在旧社会，“临海受水害，靠山被虎欺。”俺权寨有一个陈禹祥，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活阎王”。他占有土地四千七百余亩，从郑州至汉口沿着铁路的大小城市，几乎都有他的金店、商行。光俺这个权寨镇，就有他开的铁工厂、卷烟厂、造纸厂、轧糖厂。方圆附近的穷苦农民，不知叫他坑害了多少。

那时，俺家有四亩庄果地，土质好，地势高，又靠河沿，不论旱涝都能保收，群众都说这块地是“宝地”。

餓狼聞不得腥气。陈禹祥看中了俺家这块“宝地”，硬要叫俺卖给他，母亲不肯卖，从此，俺就成了陈禹祥的眼中钉。他先是软欺，强迫牛把犁俺的地边子，因他是伪县参议

員，又是偽軍長湯恩伯的拜把兄弟，誰敢吭聲！母親只好忍氣吞聲，裝作不知道。

陳禹祥見軟欺不行，就又要一計。他一方面把俺二哥和三哥抓去當壯丁，一方面又叫人找我母親說合，說“要想不叫你兒子當壯丁，那也不難。只要把你那四畝地賣給陳禹祥，就能回來。”

奶奶不忍心叫兩個孫子去當壯丁送死，哭着勸母親說：“套他娘啊！胳膊扭不過大腿，把那四畝地賣給他吧，別叫兩個孩子去受罪了。”

奶奶的話刺痛了我娘的心。娘難過地說：“娘啊！不能賣呀，要是把那四畝地賣了，咱一家人都活不成了！”我娘哭得說不出話來，一時全家人哭成了一團。

為了能保住全家的命，我的兩個哥哥就只好被迫當了壯丁。後來二哥到東北不久，就死了，三哥走後一直沒有音信。

陳禹祥沒弄到這四畝地，他怎能甘心呢？沒過多久，又派狗腿子賈志淵到俺家逼着給他換地。賈志淵是個有名的老狐狸，見了我母親先是假裝好人說：“老嫂子，咱窮不給富斗，常言說：‘能忍者自安’，陳大爺非要買你那四畝地不行，你就賣給他吧。庄稼人誰能沒點地，是我好說歹說，陳大爺才答應拿塊地給你換換，要是你不換，叫我也難啊！”

母親一聽，就知道狗腿子賣的啥藥。隨向賈志淵說：“大兄弟，謝謝你的好心。我家那四畝地，是祖祖輩輩撇下來的老業地。賣，我也不能賣，換，我也不能換。”

賈志淵一聽，刷地變了臉，像打急了的瘋狗，忽地站起來破口大罵：“臭娘們，不知好歹的東西！敬酒不吃吃罰酒。走，有本事給陳大爺說去。”

眼看母亲要挨打，我和两个弟弟哇的一声哭了，奶奶也吓得直哆嗦，扑通跪在地上求饶。賈志渊沒法子才气呼呼地走了。临出門时还气狠狠地說：“不怕你硬，走着瞧吧！”

在旧社会里，穷人的灾难如同苦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換地的事未了，日本鬼子又来了。母亲带着我和两个弟弟出外逃反，留奶奶和大哥在家看門。过了几天，我和母亲逃反回来了，剛一進門，奶奶就哭着說：“他大哥被鬼子抓走了。”母亲哇的一声暈倒在地上，停了多时才醒过来。全家人哭得死去活来，母亲急得直往墙上碰头寻死，后来奶奶好說歹說，母亲才沒有走这条絕路。

大哥抓走这一灾难刚刚过去，陈禹祥这个大坏蛋又到处散布說俺母亲領着群众搶了他的烟厂。一天剛吃罢午飯，我和母亲到場里打麦，剛一出門就被保长陈集堂和几个乡丁拦住，不許我們走动，另外几个孬种像群疯狗一样，到俺屋里翻箱倒柜。我和母亲气得直冒火星。奶奶遇事心小，便哀求陈集堂：“你行行好吧，俺沒犯剿家罪，別翻騰了吧！”陈集堂这群疯狗連理也不理，还是一个劲地乱翻。突然，他們在床头上扒出几个銅币，如获至宝，陈集堂拿着那几个銅币，在奶奶脸前晃了晃說：“你家沒犯剿，这是什么？老东西，这不是你媳妇搶来的嗎？你还有啥屁放。”

这时，母亲的怒火再也压制不住，气忿地說：“陈集堂，你血口噴人！那是我孩子玩的几个銅錢，犯你的什么法？”一句話問得陈集堂张口結舌，无言对答，只是无理謾罵。随后他們便把我母亲繩捆索綁，帶进了伪乡公所。

伪乡公所就是陈禹祥的閻王殿。在当天夜里审問母亲时，陈禹祥坐在桌子旁边，嘴里噙着二馬駒子水烟袋，脸黑



得像个狗熊，几个狗腿子拿着刑具把我母亲围在中間，母亲毫不畏惧，直挺挺地站在一旁，等候回答陈禹祥的审問。这时三間大厅的刑場里，除了“活閻王”呼嚕、呼嚕的吸烟声以外，再也听不到别的动静。死沉沉的过了好大一会，陈禹祥这时才张开了血口問道：“你打

了我家多少‘后稍’，匪众是誰？”

母亲理直气壮地說：“俺人穷志不穷，不指望別人的东西发家。”說罢就把脸扭在一旁。

陈禹祥嘿嘿冷笑了几声，把桌上放的几个銅币扔到母亲面前說：“这是从哪里来的？赃証具在，还敢抵賴！”

“为人要凭良心，这是老头子在世卖豆腐余下的几个錢，与你有啥相干！”母亲毫无惧色地和他爭辯。

“不給你一点厉害，你不知道你大爷姓陈，給我打！”陈禹祥把桌子一拍嚎叫道。

陈禹祥說声打，狗腿子就如狼似虎地用皮鞭、棍子沒头沒腦地抽打起来。霎时，把母亲打得皮开肉烂，血淋淋地倒

在地上。

陈禹祥又吼叫道：“匪头，你到底打了我家多少‘后稍’？快說！”

“我……还是……一句話，俺……穷，也不指望別人……”母亲有气沒力地回辯着。

“你……你还嘴硬，我軋断你的骨头！”陈禹祥說着把手一摆，两个狗腿子就把母亲的双腿拉得直挺挺的，下边垫了块新砖，一根粗杠子橫放在娘的腿上，几个狗腿子上在杠子的两头吃劲往下压。母亲“哎哟”一声晕过去了。晕过去了，狗腿子們就用水噴醒再压，这样反复了好几次。陈禹祥見逼不出口供，就叫两个狗腿子把母亲的两只胳膊扯开，用两把火香烧腋窝。母亲晕过去了，狗腿子們又用凉水噴过来再烧。这样死去活来地把母亲折磨了一夜，但她仍未向陈禹祥屈服。

第二天早起，天阴得黑沉沉的，还刮着老大的东北风，奶奶从床上拿了一件破棉袄，叫我給母亲送去。我两眼噙着泪珠到了伪乡公所，看見血淋淋的母亲，阴死阳活地躺在地上，我心里比刀扎着还疼，一下扑到母亲的身边哭了起来。母亲慢慢地清醒过来，吃力地把我摟在怀里，已經哭不出来了，只是有气沒力地把昨天夜里受刑的經過向我說了一遍。最后她囑咐我說：“套啊！娘是活不成了，你回去給奶奶說，娘挂不住她了，你要……給娘报……仇……”母亲說着又昏过去了。我放声大哭起来。狗腿子不耐煩，照我屁股上踢了一脚，叫我滾开。

不幸的消息终于在中午传来了：伪乡公所的几个杀人魔王架着母亲到寨墙外，一声枪响，母亲倒在了血泊里。

奶奶在家哭得死去活来，我领着两个弟弟抱住母亲的尸体哭呀，叫呀，慢慢我也晕过去了。可怜的小弟弟不知道哭，还爬在母亲怀里吃奶哩，弄得满脸是血。后来多亏街坊穷爷們的帮忙，才料理了母亲的丧事。

母亲死后，全家撇下老小四口。那时我才十二岁，五弟八岁，六弟还不滿三岁，跟着六十多岁的老奶奶苦熬日月。后来不是好心的炳成大伯帮俺操劳庄稼，我难活到今天。就在这步田地，伪保长陈集堂还来逼俺出粮出款，奶奶含着眼泪把粮食交了出去，家里生活越来越苦，簡直苦到了极点，后来奶奶连累带气，不久也病死了。剩下俺弟兄三人，无依无靠，終日流浪街头乞討，一直熬到了一九四九年人民解放军解放了俺县，俺兄弟三人从此才算跳出了苦海。

土改时，人民政府镇压了这个血債累累的恶霸地主陈禹祥，給穷人报了仇，給我母亲报了仇，俺家也彻底翻了身。想想过去，想想今天，要不是共产党、毛主席，俺弟兄三人做梦也想不到有今天。

（中共西平县权寨公社党委会整理 米俊峰插图）

我的卖身契

李 焕 清

一张卖身契

我从入伍的那天起，在军人登记表上一直这样写着：韩文清，山西省沁县人……。

其实，我知道沁县并不是我的故乡，我也不姓韩。但是，我的故乡在哪里？我的生身父母在什么地方呢？这一连串的问题，就像一堆解不开的疙瘩，一直在我心中悬挂了三十多年。

一九六二年春天，我意外地接到沁县的一封信，拆开一看，啊！原来是我的卖身契！它是用朱砂红纸写成的，因为年代过久，红色已经变成了猪肝色。卖身契上的墨迹清清楚楚，就连上面盖的两颗方形印章也清晰可辨，一颗是“山西沁县乔村村长图印”，一颗是“山西沁县乔村村副图印”。



我拿着这个旧社会吃人的罪証，不由得急急默念起来：

“立賣人契文字人張文善，系直隸代明(大名)府原城县西河在(寨)，年遭荒旱，衣食所迫，难以度日，无奈将自己本身名教(叫)小二，情願賣与韓兴盛名下作子，以承宗主嗣后，同人說合得过大洋五十元整，其洋笔下交清，两出情願，并无返悔。日后倘有人找信，有卖(人)契作証；口說不(无)凭，立賣人契为証。民國拾捌年二月二十六日。立賣人契文字人張文善(手印)，同公証人乔村村长、村副(图印)，同說合人王晒、王丙和、王阳、田存盛(划押)。”

我讀完這張賣身契，心里充滿了悲憤。這裡提到的人，有的我知道，有的我不知道。韓興盛是我的養父，他是一個窮苦的老人，已去世近三十年了，王丙和是喬村的土豪劣紳，王陽是喬村的惡霸地主，其他我都不知道。尤其是張文善這個人，他是什麼人？怎樣賣我的？我的身世又是怎樣的？對我說來還是個謎。

去年九月，我去北京開會時，組織上批准我去找家，在政府的幫助下，找到了我那受盡苦難的生身父親，看見了哥哥、姐姐。這才把我懸掛在心中三十多年的疙瘩解開了。事情發生的經過是這樣的：

我的故鄉是河南省清豐縣城南五里的李家庄。我的生身父親叫李金魁，在我被人拉走前，家中除父親外，還有母親、哥哥、姐姐，大小共五口人。父親是個勤勞的木匠，有一手好手藝；母親是個紡紗的家庭婦女，從我記事起，她沒有離開過紡績車。可是，儘管他們沒日沒夜地辛勤勞動，在那人吃人的舊社會里，仍然無力養活自己的孩子，姐姐幾歲就當了童養媳，我從五歲開始，就同哥哥一塊開始了乞討生活。每天跑到縣城去撿西瓜皮、爛白菜葉，乞討大戶人家的一口洗鍋水來維持生活。

記得，在一個嚴冬風雪交加的早晨，母親叫醒了蜷縮在一起的我和哥哥，愛憐地對我們說：“好孩子，起來吧，進城要點東西吃。”

我和哥哥望着寒風呼嘯、大雪紛飛的曠野，誰也不吭聲。母親看着枯瘦如柴的我和哥哥，她沒有力量再叫我們起來了。她沉默了一會，看看冷冰冰的鍋，又看看我們，最後還是鼓起勇氣說：“孩子，去吧，媽給你們穿上衣裳。”

哥哥是懂事的，他知道母亲的难处，就把我拉起来，穿上破烂棉袄，朝着县城走去。我们好几天都要不着东西！这样的大冷天又向哪里去要呢？我和哥哥跑了大半个城，什么也要不着。为了争一点人家扔到臭水沟的烂白菜叶，我们和一些穷孩子打起架来了。

在这样的日子里，我们全家都在死亡线上挣扎着。父亲眼看无法活下去了，就背起木匠工具合着眼泪对母亲说：“孩子的娘，你在家好好拉扯着孩子，我出去挣点钱，叫孩子们吃个饱。”

从此，父亲就离开了家乡。

抵 债

父亲走后，我们娘儿三个靠着母亲的一架纺线车和我們哥儿俩乞讨来的残汤剩饭，过着最艰难的日子，日夜盼望着父亲能够挣点钱来养家糊口。

时间过了一年光景，大约是一九二八年的阴历十一月间，突然一个人找上了我家门，这人头戴瓜皮帽，身穿长袍、马褂，年纪五十上下。现在我才知道，他就是我的卖身契上的那个“立卖人契文字人”张文善。

他闖进我家门，就瞪着凶恶的眼睛问我母亲：“这是李金魁的家吗？”

母亲听到父亲的名字，心想是父亲托人捎信来了，连忙回答：“是。”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张文善掏出一张纸条，交给我母亲说：“这是你男人的借据，他欠我大洋二十元，上面写得分明，如若不能按时还债，情愿将小儿抵押，

他現在無力還債，我來領小孩子了。”

母親頓時惊呆了，她一把拉过我，把我緊緊地抱在懷里，眼淚像泉水一樣地涌了出來。

“我的孩子不能給你！”母親悲憤地說。

“那好。”張文善冷笑了笑，說：“俗話說得好，夫債妻還，那你就還錢吧，我限三天。”他說完，甩甩大袖子就走了。

隔了不久，張文善又來了。這次他把我本家叔叔也找來了，逼迫母親立即還債付息。否則，就要告官府打官司。母親、叔叔百般哀求，也毫無結果。叔叔見沒有辦法，又怕打官司，就對母親說：“孩子留在家里，也是挨餓受凍受苦，不如放他去聽天由命吧。”

張文善也皮笑肉不笑地對母親說：“你就放心吧，孩子留在我的身邊，我一定像對待自己的孩子一樣。”他說了一番，掏出一個白面餅子給我，又給我套上一件半新半舊的小褂，不等母親同意，拉起我就走。

母親看着自己的親骨肉被奪走了，跑上去摟着我，親我的小臉，哭着說：“我苦命的孩子，你娘對不起你啊！”在母親哭暈了的時候，張文善就把我從母親的懷抱中奪走了。

被 賣

這一年我僅僅六歲，新的苦難又開始了！

我離開母親以後，張文善把我帶到了大名府原城县西河寨（今山東省館陶縣）。我的父親就在這個地方為地主做木工。可是，他辛勤勞動的結果，不僅沒能養活家小，反而欠

下了債，最后被迫把自己的亲骨肉抵押給人。

在张文善家里，我記不清住了多久。我很想念母亲，整天啼哭，他打我、罵我，吓唬我說：“小鬼子，再哭我就杀了你！”当时，我虽然不懂事，但是，我知道打罵的痛苦滋味。因此，我有泪不敢流，有声不敢出。記得到张文善家里不久就是春节，富人家的孩子无拘无束地欢鬧玩笑，而我像囚徒一样地被关着，过着如同牲畜一样的痛苦生活。

春节过去了，张文善把我放出了籠，对我說：“小二（他給我起的名），我把你送回家去。”我真高兴极了，带着渴望重見母亲的心情跟着走了。

我不知道在路上走了多久，不知翻越了多少大山，走过了多少河流。最后来到一个村庄，这就是山西省沁县的乔村。张文善把我关在乔村土豪劣紳王丙和宅旁的一間小土楼上，地上鋪着一堆乱草，寒风从土楼的窗洞里吹进来，渾身就像刀割一样。夜里，我蜷縮在乱草里睡；白天，我有时啼哭，有时爬在窗洞边看看街上的行人和玩耍的孩子，盼望着人們送点东西給我吃。

张文善从把我关进小楼后，很少进来。大概是怕我跑了或餓死，有时也送点吃的給我。这里的穷苦人們見我可怜，有的也送点飯給我吃。尤其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个穷苦的老人，一位老爷爷和一位老媽媽，他們几乎每天都来看我。有一次，老媽媽还特意送来白面餅，一面看着我吃，一面擦着眼泪叨念着：“可怜的苦命孩子，哪一輩子造下的罪啊！”

我在土楼上大約住了五六天，漸漸地病倒了。不久，老媽媽把我接回家，一口湯一口飯地喂我，老媽媽把我当成了亲骨肉，我也把她当成了亲媽媽。

老人的苦难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当时我不知道。我在韩家老爷爷和老妈妈的抚养下，渐渐长大起来了。他们为啥抚育我呢？直到这次找到了我的卖身契，我才算明白了。

韩家老爷爷和老妈妈，是乔村最贫苦的人，老两口有一个闺女，早就出嫁了。他们唯一的财产，是二亩半薄地。两位老人听说我是被人出卖的，一心想救出我，但是，他们没有力量，也没有钱。乔村的恶霸地主看出这点，于是，就抓住了这个发财的机会。王丙和、张文善和乔村的村长、村副互相勾结一起，就给韩兴盛老爷爷出了个主意：由恶霸地主王阳借给韩兴盛老爷爷钱，把我买下来。这就是卖身契上写的那个“大洋五十元整，其洋笔下交清”的事实。而王阳借钱的条件是以韩家老爷爷的二亩半地相抵押。

韩兴盛老爷爷买下我，他的灾难更大了。两位老人为了还债，尽管起早贪黑地劳动，结果，他们辛苦劳动一年的收成，大部分要交给狠心的地主王阳，作为“大洋五十元”的利息。两位老人本来就苦，这样一来，就更苦上加苦了。当我十二岁的时候，也就是到韩家的第六个年头，韩兴盛老爷爷担负不起这样的重债，终于劳累而死了。在我和老妈妈埋葬老爷爷的时候，王阳就把我们的二亩半地全部夺走了。

从此，我和老妈妈就一无所有了。这样的日子怎么过呢？老妈妈到处求亲告友，好歹租了地主二亩地来种，可是，每年收入的百分之六十要交地租，我和老妈妈累死累活，也无法生活。我到十六岁的时候，实在无法活下去了，

就对媽媽說：“媽媽，让我出去吧。我到外边挣点錢来养活你。”

老媽媽見我在家也要餓死，就含着眼泪答应了。临走时，她还对我說：“孩子，別惦记我，我年紀大不中用了，你好好去混碗飯吃吧！記住經常給家打个信。”

我告別了老媽媽——我的第二个苦难的母亲，走出了家門。但是，我却沒有想到，这一次分別，竟又是像我离开生身母亲一样，与救出我的、千辛万苦把我撫养长大的母亲永別了。

进了地獄

我离开家門后，四处奔走，急于挣点錢，养活我那受苦的母亲。可是，“天下的穷人一般穷，天下的地主一般狠”，在那万恶的旧社会里向哪里去挣錢呢？我奔走了几个月，不但沒有挣着一个錢，就連自己也得不到温飽。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我闖进了狼窝，当了国民党的壮丁。

在国民党匪軍里，我受尽了人間少有的折磨和痛苦。我当兵几个月，身上就布滿了皮鞭、皮带、皮鞋的伤痕。每天不仅挨打、受罵，还吃不飽飯，不久，我就被折磨得病倒了。記得，我在病中，一个人躺在潮湿的草鋪上，誰也不來过問。

在我暈斃如死的时候，匪連长派人把我拖进了破庙，当作一具死尸处理了。可是，我沒有死，我又苏醒了过来。从此，我便下决心冒死逃出这人間地獄。一九四一年秋天的一个黑夜，我終於和几个同伴一起，脱离了這個万恶的狼窝。

走向幸福

我从国民党匪軍逃出以后，参加了我們党领导的决死队，从此，我才结束了自己的苦难生活，真正回到母亲的怀抱，开始了新的生活。在党的亲切关怀与教育下，我很快提高了阶级觉悟，认清了我們的阶级敌人。一九四二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

一九六二年九月，趁我去北京开会的机会，党组织特意批准我去找家。我便根据卖身契上的线索，来到山东省馆陶县西河寨，我把来由原原本本地告诉了该村生产队的党支部书记。他很同情我，便热情地帮助我四处打听，好不容易才找到拉我抵债又把我转卖与人的张文善(已死)的弟弟张正善，他今年已是七十五岁的人了。从他那里我才知道：我家是在河南省清丰县，父亲名叫李金魁。但是，我家是在清丰县什么地方呢？因为岁月已久，他也记忆不起来了。党支部书记为了帮助我找到更可靠的线索，又亲自召集全村年纪大的人开座谈会，最后，才打听到我的老家在清丰县的李家庄。

我怀着感激的心情，离开了西河寨，匆匆忙忙地赶到河南省清丰县城关公社李家庄。县公安局为了使我能顺利地找到家，还特地给我写了介绍信，公社党委专门派通信员小李领我去李家庄。我一走进庄子，怎样都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不禁喊了起来：“家，这就是我的家！”呵！它完全变了样，和我童年时代的故乡，完全是两个世界啦：过去衣衫襤褸的人们已换上了新装；村前那个臭水塘，如今清澈见底，一群鸭子自由自在地浮在水面上，相互追逐嬉闹着，眼前呈

現出一幅农村丰收的图画。当时，我以迫不及待的心情，跨进了家門，第一个見面的是我的堂哥，他毫不犹豫地高声喊着：“煥喜（我的乳名），你还活着呀！”当我和从小就当童养媳的姐姐見面的时候，她含着热泪讲訴了分离后苦难的遭遇：在当时痛苦的生活逼迫下，母亲在我走后的第三年就去世了，父亲帶着我的哥哥到关外逃生去了。現在，他們定居在黑龙江省林口县六合村。以后，組織上又批准我到黑龙江去和父兄重聚。

現在，我的哥哥已經有四个孩子了，生活得很幸福。父亲今年虽然已經七十五岁了，可是还很健壮，能做一些輕微的活儿。当我去看他的时候，他第一句話就說：“孩子，咱們有今天，全是党和毛主席的恩情啊！”他不愿意再提过去，一提起来就悲痛不止。

我看到父亲今天的幸福，更加怀念我死去的两个母亲和养父，他們能够活到今天，看看我們的新中国該多么好啊！

本文作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軍官

三 次 卖 身

周 淑 琴

我現在是安阳县王宁人民公社朝冠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每逢給大家談起我的經歷时，总是念念不忘地說：“我是死里逃生的人哪！不是共产党，毛主席，我哪会有今天！”

提起我在旧社会所遭受的苦难，就像电影似的，一幕幕呈現在我的眼前……

卖 身 抵 債

我原是內黄城南关的人，就在我十二岁那年，正在給地主扛长工的爹爹，被国民党反动派抓壮丁抓走后，因受不了敌人的折磨，偷跑被捉住，打了个死去活来，回家后，落了个崩血的病根，一年多就死了。这一来，我的家像房子抽去了大梁，生活就更难熬了。我和奶奶、母亲、两个妹妹、一

个弟弟，全家六口人，每天依靠剜点野菜，采点树叶过时光。为了使生活有点着落，全家老小在村东南的河滩里，冒着严寒酷暑，拚命地砍断树根，剜掉茅草，重新开了开自己的几亩地，种上了花生。这地过去典给了大地主张洪玉，后来回了出来。可是，当秋风吹过，花生将要收摘的时候，没想到伪保长、内黄城里的大地主张洪玉，领着一只狼尾巴狗，来到了河滩里。

张洪玉怒气冲冲地走进地里，照着正在地里拔草的母亲，“扑嗤”一棍棍，就打倒在地。

“我的地犯抢了？”张洪玉瞪大眼睛叫道：“开的时候，你给您哪个大爷说了一声？真胆不小！”

“张保长，”我母亲爬起来，吐着嘴里的血和泥土，慢腾腾地说：“这地俺可已经回出来了啊！怎么不能开？”

张洪玉哼着鼻子道：“呵——我不讹你，你倒讹起我来了。那行，今天就叫你认认主家。你钱没给够，典契文书又没抽回去，地当然还是我的，告诉你，一亩地三斗租，这一共八亩地，三八两石四，秋后你一个也少不了！”说罢，一扭头，牵起他那狼尾巴狗，就大摇大摆地走了。

初开的河滩地，花生长得很不好，枯枝烂叶的，看样子每亩顶多能收百把斤。但算起来，交租后，虽然剩下的不多，不管如何，总算还有点指望。可是，谁料想一天下午，突然乌云滚滚，雷鸣电闪，倾盆大雨下起来了。只有吸两袋烟的工夫，七八亩花生，就连枝带根冲了个净光。

花生冲走了，可是租子并没有冲走。

洪水退后，张洪玉坐着马车来了。进门不容分说，就冲着母亲道：“租子你打算怎么交？”

“张保长，你得可怜可怜俺哪，洪水連花生秧都冲走了，哪里来的租子呀！”母亲哀求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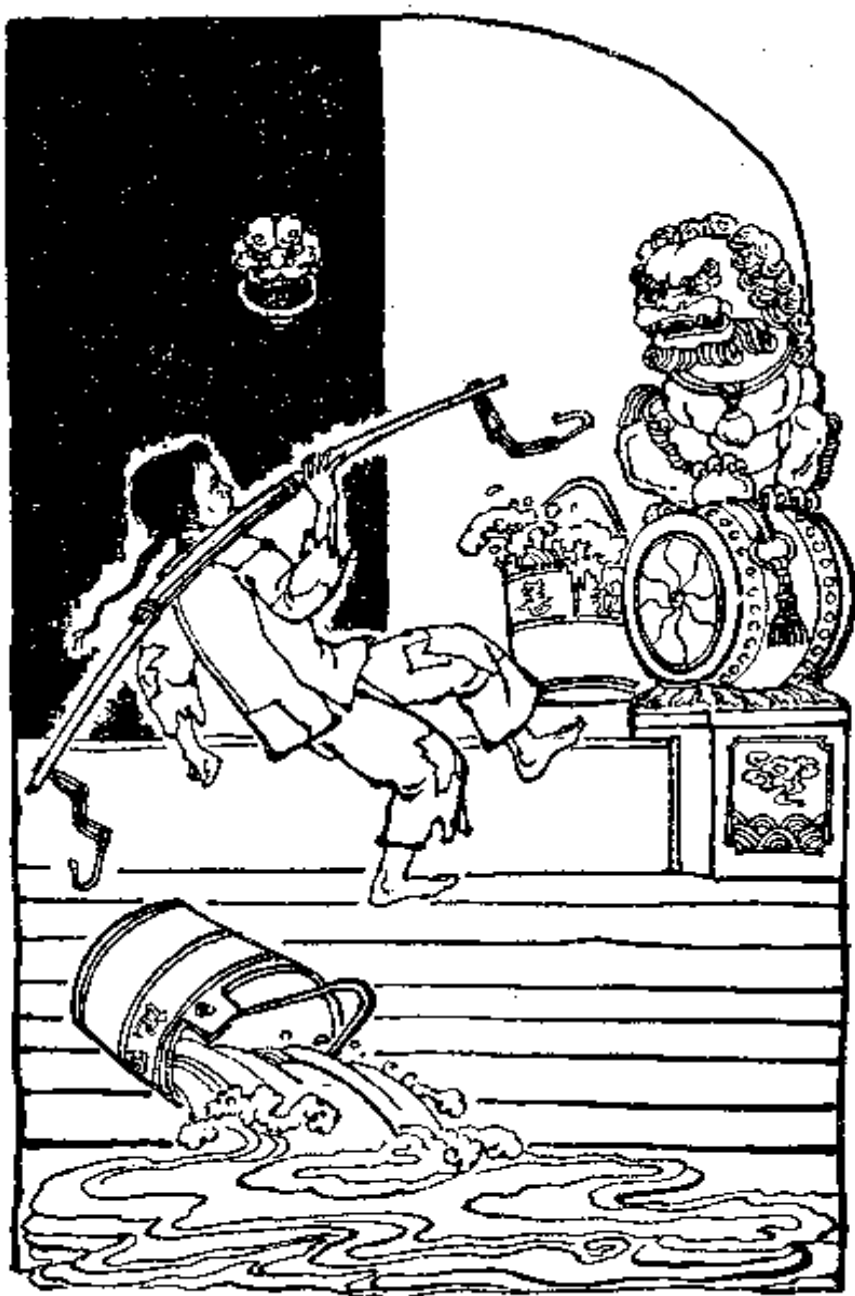
“冲走了是你的命穷！”张洪玉逼近一步，伸长着脖子說：“老子还能跟着你受罪！告訴你，不交可是对半利，将来你可別耍賴！”

张洪玉說罢走出了門。一个狗腿子进来“献計”道：“大嫂，我給你出个主意吧。人不死，帐不烂，租子你終究得交。現在保长家里还缺个使喚人，我看还是让你家大闺女去頂租吧。你要是不識抬举，张保长可沒啥好的給你吃。”

爹死后，我是大的，母亲把希望全寄托在我身上。如今，一切都完了。母亲听到狗腿子的話，就癱在地上了。晚上母亲抱着我整整地哭了一夜，可是怕这笔債日后翻来翻去算不清，也只好让我走了。

一个严寒的清晨，那时我才十二岁，就第一次卖身来到了张保长的家里。娘和奶奶的声音，我再也听不到了。弟弟妹妹的小脸，經常在我眼前晃动。他們今天剷到野菜了嗎？这样冷的天，弟弟妹妹大概正在冻得哭吧！我陷入了痛苦的思念里……我是多么想家呀！簡直連东西南北都分不清了。我整天被张洪玉的老婆——一个“母夜叉”似的娘們，如牛似馬地呼来喚去。除了擦桌子、扫地、倒尿盆以外，还要担水、做飯、放羊……每天晚上，累得我連上炕的劲都沒有了。

有一天，张洪玉家里不知道要办什么喜事，說有好多客人。于是，天还不亮，就叫我担水洒地。膝盖高的两只大桶，装满水足有八十多斤。我刚刚高过桌面，怎么能担得动呢？我咧着嘴，咬着牙，双手托着扁担，搖搖晃晃的才挑起



来。当穿过門正过台阶的时候，只觉得眼前一黑，“嘩啦”一声，連人带桶从高高的五层台阶上摔了下来，膝盖正好碰在一块齐整整的石头棱子上。褲子扯了个大口子，膝盖上跌得黑烂紅青。只觉得一陣陣酥疼。在地上趴了半天，我才艰难地坐起来，想走，可是疼得迈不开腿。我娘呀娘

呀哭起来。可是张洪玉的家里，却大摆筵席，迎送宾客。到底是天下穷人是一家。在张洪玉家干活的一位穷苦大娘听见我哭后，才連忙赶来把我搀进她的住房里。大娘捉住我的腿，活动了活动，小声說：“孩子，別哭了，主家听见了不依咋办？”一面說，一面就拿起針，給我縫褲子。

张洪玉得知我不能干活，頓頓还得大娘給我端飯以后，憤憤地說：“她不伺候人，人还得伺候她，干脆叫她滾！”就这样，我瘸着腿回了家。

卖身当童养媳

一口飯一口湯，娘和奶奶舍不得喝，給我喝。要一口糠窝窝，弟弟妹妹舍不得吃，給我吃。就这样，沒有多长时间，我的腿算是好了。

就在我的腿刚刚恢复正常的那天，張洪玉派人來說：“伺候保长的時間太短，租子并沒頂清，还要赶快再想办法。”我母亲听后，頓時又陷入了愁苦里。張洪玉的話，句句像毒蛇一样，一齐向我母亲袭来。为了勾銷这笔債，也为了弟弟妹妹能活下去，晚上，当我睡下的时候，娘跪到我的身边，痛心地哭着說：“你打娘吧，娘沒本事，娘在你面前有罪呀……”我这时，已經是懂事的孩子了，咋能怪罪媽媽呢？第二天就以八十五块钱的身价，把我卖给內黃县常肖房村，一个名叫刘双成的人家，給他的儿子当童养媳。

刘双成家里，四間房子，十几亩地，二百多棵果树，还做着卖饅的小生意，別人都喊他刘掌柜。他老两口和十七岁的儿子天保，十五岁的閨女爱菊，全家四口人，一般年景生活还算不錯。刘双成的老婆，一开始待我就刻薄。自从我到她家，她就好像添了一头牛馬。凡是重活，都推給我干。一不小心，就得挨打受气。有一次，她叫我去烙餅，翻餅时，用劲大了点，餅从鏟子上耷拉下来，沾了点灰。就这，她火了，夺过鉄翻餅批朝我打来，打得我的手，很快肿得像饅饅

一样。冬天，我和婆婆、爱菊在一个炕上睡，被子少，盖不住，爱菊嫌冷。婆婆翻着白眼，对我瞪过来，瞪过去。我心里受不了那窝囊气，就带了个半截铺底到灶前地下睡。灶房，門上沒門，只挂个草帘子，冬天西北风卷着团团大雪，鼓起草帘，闖进屋里，带着沙沙的响声在地上打轉。我冻得哆嗦成了一团，噤噤作响的牙齿，把舌头都砸破了。我艰难地支起身子，扒去脚下的积雪，滚进墙角的草窝里；但无情的寒风，仍像带着吼声的老虎似的，直抓我的心窝。我的脸冻得铁青铁青，沒有一点血色了。

我心里怨恨，这到底叫什么世界？

邻居們念我可怜，就劝我和天保結婚。这一天，他們借了条紅褲子让我穿上，烧了三柱香，我和天保到“天爷”面前磕了个头，就算結婚了。結婚以后，丈夫对我很好，俺俩从来沒吵过一句嘴。

这一年，正是內黄县連續大旱的第三年。玉米棵长得还没棉花高，有的連棒棒都沒出就早焦了。除几戶大地主以外，誰家的生活都沒法过。刘双成和天保每天到野外砍柴，卖了买点米面糊口，有时一天喝一頓糊涂，有时一天連一頓糊涂都喝不上。全村人慢慢都瘦成了皮包骨头。东家卖儿的，西家卖女的，村子里惶惶不安。

有一天晚上，刘双成把我們叫到跟前說：“事到如今，你們都說怎么办吧！能就这样，你看我，我看你，都餓死嗎？”

天保是个倔强的汉子。一听爹爹这些話，就說：“爹，你不要作难，让我給人家当长工走吧！”

“这年头，你出去也只能願住你自己，”刘双成說，“我

們这四口人在家咋办？”

天保擰着眉，双手捧着頭想了一会，說：“爱菊也不小了，閨女長大終究是一門亲戚。不中，就使几个錢，早些让她成家吧！”

“你說的怪好听！”刘双成一听这話，生气了：“別說不使爱菊几个錢，就是使她几个，还能养活你們俩，俺老两口还吃哩！”

他老婆紧跟着帮腔說：“那是我閨女，你不心疼，我还心疼哩！”接着又說：“这年头，誰也顾不了誰，干脆叫她嫂，另走高門吧！”

天保怕落不孝順，咬了咬牙，扭过去臉，掉了兩眼泪，說：“走，就让她嫂走吧！”

听了这，我心里像刀剜一样。可是在那世道，实在无路可走，各逃生路，也不能把他憋死呀！

晚上，我們俩偎依着，整整哭了一夜。常言說：“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你想：我們結婚以来，平日里同甘苦，共患难，現在要分离了，心里是多么难受啊！那种难分难舍的情意，可真把心攪碎了。

沒几天，我就这样，以七百五十元的身价，被卖到安阳县朝冠村，做了郜臣明的妻子。

卖身后又去当“老媽”

老长工郜臣明，比我大十二岁。穷得什么都沒有，原来有三間破房也被地主常具福夺去抵債了。他是个很憨厚的老实人，虽然家里少吃缺穿，心里倒还舒服，日子也可以过得

来。可就是連个住的地方都沒有，我流落街头，寄人篱下，今天搬这里，明天搬那里。

一天，我住在一間地势低洼的小破棚里，半夜下起雨来，不一会，雨水就积了一膝盖深。半夜三更下着傾盆大雨，到哪里去呢？我只得站在水里听天由命了。天下穷人心連心。村里一个穷苦的赵大娘，看見我实在可怜，就叫我給她做伴，住在她家。从此，我便白天去要飯，晚上同赵大娘一起給人家紡花、做針綫。

不久，恶棍們知道了我是个穷苦的女人，就起了賴心，想欺侮我。有一次，富农常具菜，一定要叫我去給他家“帮活”。我早看透了他的豺狼心，沒有去。他气势汹汹地罵：“你这个臭娘們，真是不識抬举的东西，等日后遇到我手里，咱再算帳！”果然在夏收的时候，这个万恶的老家伙，借口說我偷了他的麦子，把我打得鼻青眼肿，三四天不能起床。

我虽然到了郅臣明家，却沒想到郅臣明买我耐用的錢，都是借几戶大地主的，这时候，可恶的地主們都来登門逼債了。地主武文惠一天来逼几次。

“东家，你再寬两天吧，我一定給你再想办法，利息你說多少就多少。”丈夫声声地哀求說。

“說得怪輕巧，”武文惠恶声厉气，“穷命鬼，連你的嘴都顧不住，哪一天是有錢的日子，老爷能等你入了土？四百五十元，你一个也少不了。”他还說：“沒錢有人也行。”

丈夫看我在本村实在呆不下去了，就赶紧轉借了一笔錢，还給了武文惠和其他两个地主。最后，丈夫实在想不出

一点办法，来还李家山地主李金福的一百五十块钱了。可是李金福却天天逼债。无奈，丈夫只得叫到我到他家当了“老妈子”，以工还债。到那里，我从早到晚，不敢停停脚。烧茶、煮饭、喂牲口……啥活都干。但豺狼似的地主，那怕累死你，也不能使他满足。有一天，细雨蒙蒙，地上滑的像抹了层油，我端着满满一大锅刚煮好的饲料往牲口棚里走，在下门台时，一不小心滑了个脸朝天，一锅刚煮熟的豆子全扣在我身上了。我立时觉得乱箭穿心，阵阵剧疼，衣裳和肉粘在一起了。我连忙起来，跳进门里的一个水缸里，“哎呀，哎呀”地叫起来。烫伤见冷水，核桃大的水泡，很快起了满身。可是，地主李金福的老婆看见后，撑着眉头骂：“没材料的东西！你真肮脏人，把你烧死才好哩！”说着，上前抓住我的头发就往外拖。不几天，烧伤就从胸口到大腿根，连成了一片。因没钱治，烧伤化脓了，成群的苍蝇围着我，嗡嗡地飞来飞去。就这，李金福还非叫我给他纺花不中。我从早到晚，在炕上痛苦地呻吟。我嗓子哭哑了，眼泪也流干了。我想来想去，哪里有自己的一条活路啊！

就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安阳解放了。从此，我才见到了青天。在党和人民政府母亲般的关怀下，烧伤很快地治好了，我得救了。但那留下的伤疤，却永远成了人吃人的旧社会的罪证。我永生永世也不能忘记它！

（李荣、刘甫民整理 李智插图）

本文在这次重印时，作者作了一些修改。

十年丫环十年泪

今年三月間，在滎阳县的劳模会上，有一位中年妇女，指着自己脸上的伤疤向人們哭訴着她慘痛的往事。最后，她感慨地說：“是共产党救了我！是毛主席救了我！”

她就是給地主当了十年丫环的史福荣。

三十四年前，史福荣出生在滎阳县金寨村的一戶貧农家里。她五岁那年，碰上了灾荒年，媽被活活餓死了。活着的人沒啥吃，死了的人沒錢埋。为了埋葬她媽，她爹只得把仅有的二亩地和三間草房，卖給了本村的財主家。从此，一家人过着以要飯为生的苦日子。

真是穷苦人家灾难多。到福荣八岁那年，她的哥哥又得了重病。她爹不忍心看着两个孩子活活餓死、病死，只得忍痛把福荣卖給了大地主韓大先当丫环。

提起韓大先，方圆四五十里的人都知道，这家伙在旧社会里当过督軍，仗着他有錢有勢，魚肉乡邻，过着花天酒地

的生活。他家十三口人，就雇了七个长工，六个女工，还买了六个丫环。韩家对待穷人赛过虎狼，韩大先的老婆，待人更是阴险毒辣，尖酸刻薄，因为她长得又矮又胖，活像一只老母猪，大家都暗地里叫她“老矮婆”。

福荣到了韩家，整天忙个不停。每天鸡叫头遍，当韩大先夫妻俩还正在熟睡的时候，她就得赶忙起来，轻手轻脚地摆好大烟枪，打好洗脸水、刷牙水；等到韩大先起了床，又得赶紧叠被子、倒便桶、擦桌、扫地、端茶、送饭；晚上，还得伺候韩大先和“老矮婆”洗脚、吸大烟。直到韩大先全家都睡下了，她才能去歇歇，消消一天的疲劳。

丫环就是买来的马，任人骑来任人打。福荣没明没夜地伺候他们，按说他们该满意了吧？不！狼总是贪得无厌。有一天，“老矮婆”叫福荣抱她的外孙女去玩，年仅八岁、身体又瘦又弱的福荣，怎么能抱得动胖得像小肥猪一样的孩子呢？福荣咬着牙把孩子抱起来往外走，但没走几步就摔倒了，那孩子像杀猪一样地嚎叫。“老矮婆”一听见孩子的哭声，就赶忙跑去抱起她的外孙女，一脚把福荣踢倒在地上，打得福荣死去活来。

还有一天早晨，韩大先与“老矮婆”闹别扭。福荣看势头不对，没敢吭声，把便桶刷得特别干净。可“老矮婆”是没窟窿繁蛆，一见福荣进来，就把她当成出气筒，转身抓住福荣的头发，借口便桶刷洗得不干净，把福荣打了一顿。福荣满肚子委屈，怯生生地解释说：“老奶奶，我刷了好几遍了……”这一说更惹恼了“老矮婆”，她跳起来拍着屁股大喝道：“你这黄毛丫头，敢和你老奶奶犟嘴，真是‘三天不打，上房揭瓦’，不打就是不中！”说着，就在福荣的脸上乱

打乱擰起来。福荣只得忍辱含疼，把便桶又刷了一次。

每逢夏天，福荣的日子更苦。除了干各种苦差事外，还得给“老矮婆”搨扇取凉，稍有点不遂她的心意，就是一頓毒打。一年夏天，有天晚上天气很闷热，“老矮婆”要到大門外乘凉。福荣急忙拿去罗圈椅和茶壶、茶碗，把“老矮婆”搀去坐好，自己不停地在一旁给搨扇子。可是，“老矮婆”还不满足，像个母猪一样哼哼唧唧地唠叨着：“用力大了”“用力小了”“搨快了”“搨慢了”“到前边搨”“到后边搨”……弄得福荣左不是、右不是。福荣劳累了一天，加上这个难伺候的差事，一会儿累得浑身酸痛，难以支架，不觉神志恍惚，打起盹来，“忽”的往前一栽，把扇子掉在地上。福荣吓了一跳。福荣以为“老矮婆”没发觉，便暗暗弯腰拾扇子。其实“老矮婆”是看见了，就当福荣弯腰拾扇子时，“老矮婆”便伸手抓住福荣的头发，倾力在福荣的脸上又是掐，又是擰，又是拉着福荣的头往椅子圈上碰。福荣疼得实在难忍，禁不住“哇”的一声哭了起来。“老矮婆”见福荣哭叫，更加恼火，恶狠狠地用两手擰住福荣的两腮，使劲地往两边撕，嘴里还骂道：“死丫头，你敢再哭一声，我就撕叉你的嘴！”在人屋檐下，怎敢不低头。福荣虽然心里恼恨，但只得压住怒火，憋住哭声，含着眼泪，又拿起了扇子。

一年三百六十天，福荣差不多天天得给韩大先、“老矮婆”洗脚。为这事福荣也吃了不少苦头。有一次，福荣给“老矮婆”洗脚，眼看就要洗好了，突然“老矮婆”两脚乱弹蹬起来；骂福荣弄的水太热，烫了她的脚，把水盆踢了个底朝天，溅得福荣浑身是脏水，楞楞地站在那里，不敢多言。福荣明知是“老矮婆”刁难，但怎敢说半个“不”字，只得又去

換了一盆水。

福榮十六歲那年的除夕，已經三四天沒合過眼了，她多麼想睡一會兒啊！这天晚上，福榮伺候韓大先一家人吃過晚飯，就趕忙刷碗洗筷，想早點干完活，擠空兒睡會覺，過個安生年。誰知活剛干完，韓大先對福榮說：“小丫頭，今黑沒別的哈事兒，你來幫我熬大烟吧！”福榮本來想說：“我太累了，叫睡會兒吧！”但是她哪裏敢說，只得強打精神說了聲“中”。

天已經大半夜了，韓大先與“老矮婆”還在說說笑笑，分外開心。福榮實在支持不住，坐在地上就不由得睡着了。“老矮婆”看着熬好的大烟，不禁烟癮大發，連連打哈欠，忙喊福榮拿烟。喊了兩聲沒答應，見福榮睡着了，伸手便扯住了福榮的小辮子，狠狠地逮了幾下，口里罵着：“死丫頭，你敢裝聾賣啞，快起來！”福榮猛的被惊醒，就迷迷糊糊端起烟鍋，搖搖晃晃地往外走。因為頭暈眼花，還沒走兩步，就摔倒了，熱水濺了一腳，鍋也扔了老遠，鍋內的大烟，洒了個一干二淨。這一下可惹下大禍了。韓大先一看大烟洒光了，便順手在牆上取來一把三尺多長的皮鞭，二話不說，就不住點地往福榮身上抽打起來。“老矮婆”在旁也順手拔下頭簪，在福榮的臉上、頭上亂扎亂戳。一會兒，打得福榮鼻青臉腫，遍身流血。福榮一看這勢頭，知道韓大先要下毒手了，但幾次掙扎着往外跑，都被打倒了，無奈，她只有拚命地喊叫“救命”。但在那陰森的深宅大院里，誰敢來管呢？不一會兒，福榮連哭的力氣也沒有了，只會大口大口地喘氣。就在这疼痛絞心，快要死去的一剎那，福榮產生了一個念頭，死就死了吧，死了再也不挨打受氣了。可她又轉

念一想：不行，不能死，我还要再見親爹一面，我还要活下去。

福榮忍着全身疼痛，掙扎着跪在地上，苦苦地哀求說：“老爺呀，你高高手，叫我和俺爹再見一面吧！……”沒等福榮說完，韓大先就又摔起鞭子，朝福榮的身上打起來。“老矮婆”在一旁也火上加油地說：“你想得倒周到，到‘陰曹’去見你爹吧！”



皮鞭还是不停地打在福榮身上，一个十五六岁孤苦瘦弱的女孩子，那能受得了这样的折磨呢！不一会儿，福榮軟軟地攤在地上，一下昏过去了。

“老矮婆”一看福榮快要断气，轉脸就叫来长工說：“快拉出去埋了，明天大年初一，別冲了我家的福氣。”

天下窮人心連心，长工哪能忍心害她？他躲过韓大先、“老矮婆”的眼，把福榮背到給韓大先做飯的女傭人魯大媽家裏。魯大媽摸着福榮的心还在跳动，就和长工商量，把她藏在柴禾屋裏。魯大媽一直守了两天两夜，灌水灌湯，才救下了福榮这条命。

一九四八年，随着榮陽解放，福榮才彻底翻了身。由于

她劳动好，大公无私，群众选她当了干部，还多次被评为劳动模范。

（中共荥阳县委宣传部整理 李智插图）

一笔还不清的閻王債

在欒川县雷湾村的寨壕沟里，住着一戶名叫张小印的貧农。解放前，他家八代人，都是椽无一根，地无一分，一貧如洗。老家原是滎阳县汜水人，因为被地主压榨得实在沒有一点活路，他的祖先才携带全家老小，逃到这个深山窝里定居下来。

可是，在那个鬼世道里，穷人家逃到哪里是出路呢？

一九二〇年，欒川这个深山窝里遭了旱灾，这一带的穷苦人們餓死的餓死，逃走的逃走。张小印的奶奶餓得走也走不动，躺在麦秸窝里吃麦秸，啃套子，眼看快要餓死了，他爹实在沒法，才低三下四地到地主常金太家里，揭来一个核桃餅，当时說是麦后还他五升麦。

但是揭来这个核桃餅后，不但沒救活他奶奶的命，却使他們一家背上了永远永远还不清的閻王債。

小印奶奶死后，全家吃糠咽菜，总算熬到了麦季。可

是，麦苗早就旱得枯死完了，哪里还有收成呢？小印一家往后的生活，还是沒一点办法。

“不杀穷人不富”。这是所有剝削階級的发财之道。在这样的时刻，这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地主常金太，岂能放过这个时机？

麦收季节一到，常金太就立逼小印他爹还債。人还没有吃的，哪里会有粮食还債？小印他爹只得向常金太苦求寬期。狐狸似的常金太，本来就存心不善，見小印他爹苦苦哀求，心里大为高兴，于是便假惺惺地装作像为小印一家着想，对小印他爹說：“要是真沒法子还，你就給我家干活，好抵銷你的債！”

在那个社会，穷人有什么法子呢？逼得实在沒有办法，小印他爹只得答应了下來。

一年時間过去了，小印他爹給常金太直干到年底，滿以为能还清了这笔債，就理直气壮地找到常金太說：

“常掌柜，我該走了，可該算还清你的餅了吧！”

不料，常金太却眼一翻說：“你簡直胡說！”

“我咋胡說？”小印他爹也不示弱地頂了他一句。

“說你胡說，就是胡說！”常金太狠狠地朝桌子上拍了一下，从他戴的墨色眼鏡里射出毒蛇般的眼光，像个餓狼一样嚎道：“我那核桃餅不是公的，是母的！……还差得远哩！”

小印他爹一听，倒抽了一口凉气，簡直气呆了。但是在那个鬼世道，哪有穷人的理？只得压抑住滿腔怒火，又忍气吞声的繼續給常金太干下去。

小印他爹一年到头給常家扫地、挑水、喂猪、种地、盖

房子……什么活都干，可是吃的飯却連常家的狗食都不如。为了早些还清这笔冤枉債，他除了整天給常家干活外，还把自己挤空上山砍来的木料，卖三块銀洋、十二串銅子，和自己割的九百斤草，都統統地給了常金太。

到了第四个头，小印他爹真熬不住了，就去找常

金太：“我已給你整整干了四年，这下可該够还清債了吧？”誰知常金太一听，又瞪着眼睛說：“够啦？誰說够啦？还差得远哩！”小印他爹一听，一下气得晕了过去。

狠毒的常金太还不以此为滿足，他看到小印他大哥小金长大了，还想把小金也活捆在他家里，为他卖命。一天，常金太要小金給他盖房子。

张小金說：“誰說叫我去？”

“我說叫你去！”

“你說我不去！”

“你敢反抗呀！”

“俺爹都卖給你了，还想把我再卖給你，休想！”



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小金，竟然和藥川縣“四大霸”之一的常金太頂撞了起來。

但是，小金畢竟年輕，受不住狡猾的常金太的欺騙：“你去吧！干些日子，我把賬一勾，讓你和你爹一起回去。”就這樣小金也被騙到了常家。

小金到了常家，一心一意想的是頂了債早回家，不聽他爹勸說，和他爹先前干活一樣，手勤腳不懶，什麼活都干。可是不幸在一次扛木料時，小金被砸傷了腿，因傷勢過重，窮人家又無錢醫治，不到一年工夫，就死去了。

小印他爹一直被剝削的鐵鎖鏈活活地捆在常家，小印他哥又悲慘地死去，小印和他的弟弟妹妹都很小，家里日子更難熬了。小印他媽只有帶着全家七口人，到處要飯過活。在舊社會要飯，窮人家沒有，富人家不給，沒過多久，老五毛且就被活活餓死了，老二長印也賣掉了，只剩下小印和弟弟金堂、妹妹黑妮和馬虎了。

債，沉重地壓在小印他娘的身上。為了還清這筆閻王債，早些使小印他爹逃出常家這個虎口，小印他娘和黑妮就白天出外要飯，晚上在月光下給富人家紡綫；同時為了让小印活命，又忍疼把小印以三塊銀元的身價，賣給了雙堂溝姬家。他們把辛辛苦苦紡綫賺來的四串銅元和賣親骨肉的三塊銀元，全部交給了常金太，但豺狼心的常金太哪肯罷休，仍然說這一筆核桃餅的債還沒有還清，不讓小印他爹回去。

小黑妮和她娘天天黑夜給地主常樂天家紡綫，因黑妮小，紡的綫粗，常常遭到常樂天老婆的打罵。小黑妮雖小，但受不了這種窩囊氣，有一次和她頂了起來。那時候是只許富人打罵，不准窮人講理的世道，因小黑妮頂撞她幾句，常

乐天老婆就用棍子把黑妮打得遍体鳞伤。直到现在，遇到刮风下雨天，黑妮的伤处还总是隐隐作疼。

冤枉债压得小印娘实在连气都喘不过来，她想：逃走吧，穷家难舍，何况逃到哪里都一样；不逃吧，这笔冤枉债何时才能还清？她越想越气，就去找常金太算账，常金太叫来狗腿，乒乒乓乓算了一阵后，指着小印他娘说：“咱是驴打滚账，一季一翻身，本上生息，息并入本，本又生息，你家揭的那个核桃饼，十三年來，除了扣除做工和还的钱以外，还欠咱粮食两石二斗三！”

岂有此理！这简直是拦路抢劫，是什么借贷还债呀！可是有什么办法呀？！在那个时候，脚踏人家的地，头顶人家的天，穷人家有冤哪里伸！有屈哪里诉！

张小印他爹，就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白天不是白天，黑夜不是黑夜，一直给常家干了整整二十四年冤枉活，末了还是落了个积劳成疾，在解放前就死去了。

张小印家的这笔债一直到豫西解放，斗倒了地主常金太，才算到了头。在清算地主常金太罪恶的大会上，大家算了算，张小印一家为了还这笔一个核桃饼的债，总共付出了四十石粮食（每石五百斤），六条人命。

在旧社会，像张小印家的遭遇，何止这一家！

现在，张小印可好啦！真是吃不愁，穿不愁。他常常感动地对人说：“我这个穷鬼，可算真正翻身了！共产党、毛主席，是我一家的救命恩人，我到啥时也不能忘记！”他还常常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教育今天年青的一代：千万不要忘记过去的苦难！

（中共藥川县委宣传部整理 米俊峰插图）

杀人不見血的苛捐杂稅

张 琪

我今年五十多岁了，住在鄆城县召陵崗上齐庄村。俺家現在六口人，吃不愁，穿不愁，和和睦睦，日子过得像火炭儿一样热。有人說：“你这一家人，算掉到福窝里了，和旧社会比比，真是从地獄登上了天堂！”这话一点也不假。旧社会，俺一家人真是成年在刀尖子上过日子的呀！

二十年前，俺家有两个孩子和俺夫妻俩共四口人，只有祖輩留下来的三間破草房和八亩地。那时，科他爹年輕力壯，整年沒明沒夜地干，可是，打下来的粮食几乎全被国民党反动派派粮派款夺走了。俺年年只得吃糠咽菜，熬煎着过日子。

一九四二年鬧了旱灾，召陵崗地面高，水势深，吃点水就得跑到五六里外的崗下去掂，崗上哪里还会长庄稼！穷人家沒見粮食，只得用树叶、树皮、野菜填肚子。

这时，可恨的国民党反动派又拚命地派粮派款，啥“地亩捐”、“壮丁费”、“大车费”、“人头税”、“保甲费”……总有十多种。后来，连伪保长和他的狗腿子喝酒、吃肉、吸大烟用的钱也派成了款，说是“慰劳款”。伪保长的兄弟生个孩子也要派款，说是“礼钱”。反正只要伪保长弄张桌子往街上一放，甲长掂住锣一敲，扯着破尿罐子喉嚨一吆喝，老百姓就得出东西。三天两头逼着要款要税，咱穷人家吃的还顾不住哩，哪会有多少东西给他们呀？真把人逼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这年麦季，俺共收了九斗麦子。伪保长一看俺家有点粮食，就硬派科他爹当壮丁。科他爹是俺家的顶梁柱呀！他爹一走，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俺一家人可咋过下去呀！算来算去还是花了五斗麦兑了个壮丁。接着，又交了土地税，用粮食顶顶“保甲费”、“大车费”，末了，连一粒麦籽也没剩，俺一家人只得捋些树叶，剥些树皮充饥了。满心盼着秋季能有一季好收成，谁知这年蚂蚱多，天又旱，秋苗几乎被蚂蚱吃光了，剩下的也全部旱死了。秋季还是颗粒未收。

伪保长齐尽美是个心狠手毒的家伙。他为了霸占俺家和他挨边的几亩地，用尽了各种无赖手段。这年秋季，他今儿派俺这款，明儿又派俺那税，派东西的条子比树叶还稠，只要他笔尖一歪，写个条子往俺门上一贴，俺就得出钱。

从这年八月十五以后，伪保长还硬逼着俺出双份捐税。八月十五那天，他送给俺一张“保甲费”的纸条。俺手里没一分钱，只得卖了一张“八仙桌”交了款。可是，只隔两天，他又派人送来了两张条子，一张是派俺的“大车费”，另一张是派俺的“保甲费”。科他爹实在忍不住，就找伪保长齐

尽美讲理：“保长，前天俺刚出过‘保甲费’，你咋还叫俺出？”保长冷笑着說：“你真是嘴上抹石灰——白說！停会儿，一敲鑼，你还得赶紧出哩！”和保长哪里有理好讲，俺只得又卖了一个箱子和一块条几板，才算交了款。伪保长为了霸占俺家的八亩地，还使用了流氓手段，多次派俺的款，俺卖了东西刚交了款，可是，伪保长还打发保丁向俺要錢，俺說交过了，他硬說沒交，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沒处訴哇！俺只得卖些东西，再交第二次錢。

捐稅越来越多了，起初派款还对俺說說款名，后来条子上只写着出款多少，連款名也不写了，就这俺也得出錢。有时候俺問他要这么多錢干啥？他就板着脸說：“交的錢都有用处，反正我沒花一文。”說他沒花一文，这是騙人！他当了三四年伪保长，就盖了三座高楼、六間瓦房，置了三百多亩地，这錢都是哪来的？难道他会吐錢？！可是，在那豺狼当道的世道里，誰敢同他算賬呀！老百姓只得忍气吞声地变卖家产給他們交捐稅。

牛毛一样多的捐稅，逼得俺喘不过气来，家中的抽屜桌、床、柜、犁、树等等都卖光了，一家人几张嘴还要吃飯，逼得俺实在沒路可走，只得卖地了。地，是俺全家人的命根子呀！卖地那天，科他爹跪到俺爹的坟前大哭起来，边哭边說：“爹呀！你給我撇下的这一点家业，我是守不住了！……”

二亩地卖了一百块錢，当俺全家看着这錢正哭哩，齐尽美进来一下子夺了个淨光，科他爹拉住他的大衫夺錢，被狗腿子一下子推倒，碰在墙上晕过去了……等科他爹醒过来后，咬着牙說：“齐尽美呀！我要記你一輩子！”

派款的条子就是杀人刀，連俺骨头縫里的肉都快剔出来了，俺哪里还会有东西給他呢？只得“欠”着他，到第二年二月底，他說俺已欠了他四百多块钱和六斗粮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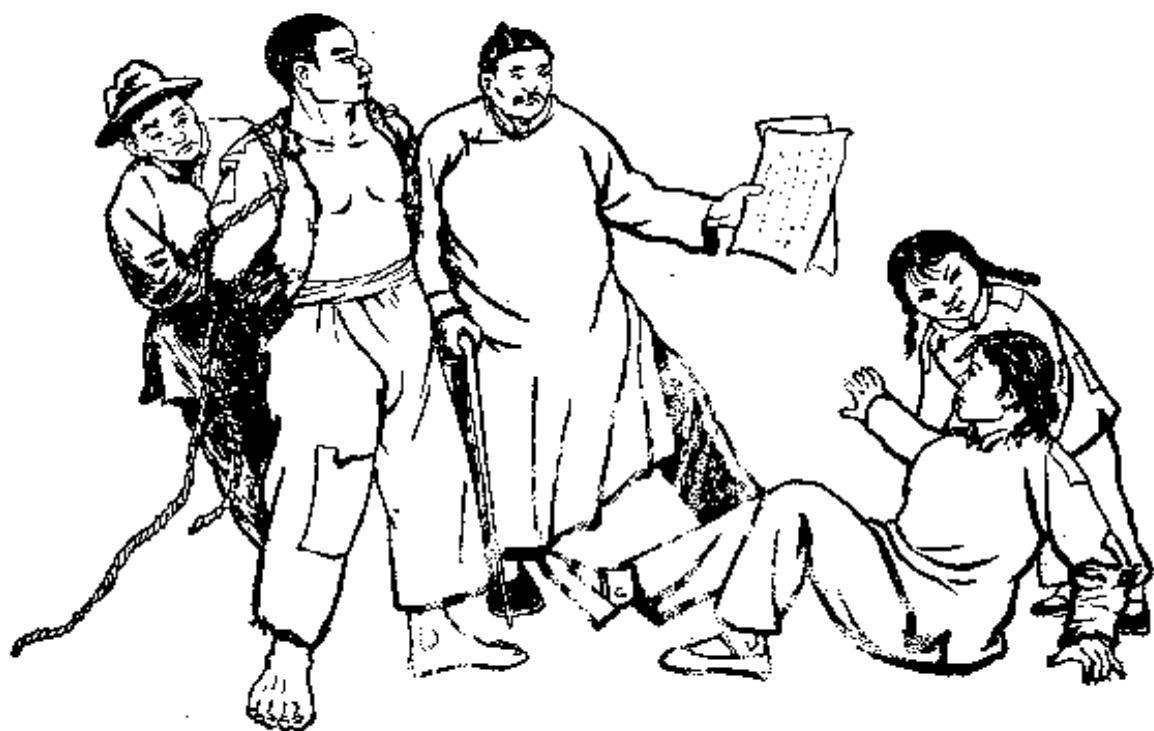
三月二十那天，齐尽美又亲自到我家来催款說：“限三天把款交齐，要是交不齐就不留人情！”“三天交齐”，天哪！家里連根扁担头也沒有了，指啥交呢？“要是交不齐就不留人情”，齐尽美是啥坏事都能干得出来的呀！俺想来想去，沒有别的办法，只有卖地交款一条路。

逼得沒法，俺只好托人給說合卖地，可是，誰也不敢买，因为齐尽美早已放出話来：“誰买齐义得家的地，就得先交五百块‘地亩捐’”。上次买俺地的那一家，就被齐尽美罰了几十块的“地亩捐”。齐尽美是俺村的“土朝廷”，大家明知他想要俺的地，誰敢在老虎头上搔痒呢？

地是卖不出去了，我說：“把地給了齐尽美頂上賬算啦。”科他爹摇摇头說：“不行！齐尽美想要咱的地，想瞎他的眼，也不能給他！”我知道科他爹是个一头撞到南墙上的別脾气，再劝也沒用，就說：“沒錢咋办呀？”他說：“反正就这一堆了，到时候再說吧！”

第三天，科他爹正要出去躲这一关，齐尽美已領着狗腿子来了。一进門，就拉住俺閨女小蓮当凳子坐，压得小蓮掙扎着哭叫起来。齐瘸瑞照小蓮屁股上踹了一脚，嘴里还不干不淨地說：“十二三岁了，压上个人算啥！”我一听，心都快气炸了，科他爹也气得头上直冒火星，冲着狗腿子說：

“要錢向我齐义得要，小孩可沒惹你！”齐尽美扫了科他爹一眼，站起来伸着手說：“把錢拿过来吧！”科他爹火了：“要錢沒一分，要命有几条，随便吧！”齐尽美一听，冷笑



着說：“欠款不交，嘴还这样硬，你想造反嗎？來人，捆起來！”一個狗腿子像惡狼一樣，把科他爹五花大綁地捆了起來。我急忙上前拉住科他爹死也不放，一個狗腿子一脚把我踹倒，連拉帶搵地把科他爹帶走了。

科他爹被抓走后，我在家急得圓圈轉，也想不出一點辦法。末了，我跑到偽保公所門口去听信兒，猛的听見里面一陣喊叫声，我仔細一听，是科他爹的聲音。啊！是齊盡美在打科他爹。听到这里，我的心像刀剜一樣，一头撞进了偽保公所的大門。看門的狗腿子哪里会让我进去，我刚进了大門就被搵出来了。

半夜里，科他爹趁看門的保丁睡着的时候，慌慌张张地跑回来了，他臉上流着血，衣裳也撕成一条一条的了。我一看見他被打成这个样子，真想大哭一場，可是又怕走漏了风声，眼泪只得往肚里咽。在家無論如何也呆不住呀！我說：

“你先躲躲吧。”科他爹說：“跑了和尚跑不了寺，他要是找你要人咋办？”最后俺俩决定全家出外逃荒。

我拾掇了两只破筐，用一根弯棍担着小科和破烂衣物，科他爹一手拄着根劈竹竿，一手扯着黄皮寡瘦的小莲，拖着满身的伤痕，摸黑往东逃命去了。

旧社会是地主的天堂、穷人的地狱。穷人无论逃到哪里也找不到一个安身之处。俺一家四口人先后逃到了宜阳寨和颍州，科他爹给地主扛长活，我给地主家干杂活，两个孩子跑着要饭，受尽了人间苦，作尽了世上难，还吃不上一顿饱饭。后来我又生了个男孩，日子更难熬了。正在俺走投无路的时候，听说家乡解放了。常言说：“金家、银家，不如自己的穷家。”俺一家人就忍着饥饿没明没夜地赶回家乡来了。

到家一看，真是成了另一个天下啦。在共产党领导下，俺和本村群众一起，斗倒了地主恶霸，分到了土地和房子，还要回了被齐尽美霸占的几亩祖业地。

解放后十多年来，俺家的日子真像上楼梯一样，一步比一步高。现在科他爹被大家评为“五好”社员，小科在一九五八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又娶了个好媳妇，他小两口都是生产队的队长，二孩子小颖州在中学毕业后回队里参加生产，也作了队里的记工员，我也被大家选为人民代表，还不断到县里去开会。这一切在解放前连做梦也想不到哇！这都是共产党给我家带来的幸福，我至死也不会忘记。

（中共郾城县委宣传部整理 林 高插图）

死里逃生

侯 福 林

我在旧社会算是一个死故的人了，共产党来了，我才算跳出苦海，见了天日。提起旧社会，我的苦水三天三夜也吐不完。

我家原先四口人，只有爹、妈、哥哥和我。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家里生活很苦。为了挣碗饭吃，一家人见天风里来雨里去，送走了日头迎来了月亮，没明没夜翻腾了几年，家里才有碗糊涂喝。以后爹妈又给哥和我娶了媳妇，我俩又都添了一男一女，成了一个十口人的大家庭了。当时官府杂税重，加上人口越来越多，日子一天天艰难起来。

一九四二年春天，哥、嫂领着两个孩子到镇平县城开磨坊。磨坊在伪县国民兵团司令部的后面。匪司令王金声，一见我嫂子便起了歹心，想霸占为妾。所以不论白天黑夜他带着马弁、打手，大摇大摆地出入磨坊。我哥哥是条硬汉子，

受不了这种侮辱，一气回家，害了一场大病，差点把命丢了。哥哥病刚好转，正打算写状子控告王金声，谁知县衙里反倒来了传票，说我哥哥被人告下了。嫂嫂被霸占，我家有冤无处伸，反过来成了“被告”，看看这算啥世道？

临过堂那天，我也在场。有个满脸乌青的烟鬼子法官一问过姓名就说：“按照法律规定，虐待妻子，准许离婚。”又指着我哥说：“两个孩子判给他母亲了，可你得每月拿十块钱、二斗麦做生活费。”我哥一听火了，大声质问烟鬼子法官：“凭啥给我捏造个虐待妻子的罪名，我夫妻一直相处得很好，我从来就没搞过她一指头！”嫂嫂在一旁气得也正要开腔辩解，那烟鬼法官抢着说：“看你兄弟俩那长相就不像好人，还敢强辩，滚蛋！”话音没落，一群灰狗横着枪杆把俺兄弟俩搵出门外。

出了衙门，我哥说：“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王金声官职再大，也会有个论理的地方。”俺俩连午饭也没心吃，便去找人写状子。找了几家，都怕连累了自己，不敢写，他们说：“任你写一千张状子，也抵不上王金声说一句话，还是咽下去算了吧！”我们弟兄俩怎么能就此了结呢？在城里打听了半天，听人说东门外有个河南高等法院第五分院；我俩便进去告状。一个胖得像肥猪一样的家伙问：“有镇平县公文没有？”我说：“没有！”那家伙说：“这叫越级上告，得先交九块钱抗告费。”我俩手里还不到一块钱，无奈，只得回家狠狠心把没红的半亩辣椒摘光卖了，就这还不够，又借了几块钱才凑够数。

总算把状告上了，心想这回可找到了个讲理的地方。万想不到，审问时，那法官竟说：“虐待妇女，准许离婚，维

持县判，原告駁回……”还没等他說完，我哥哥肚子都快要气炸了，指着那法官說：“你們尽都是官官相卫……”那狗法官把桌子一拍：“混賬东西，胡說八道，来人！”霎时呼哩嘩啦跑出一群狗腿子，掏出盒子枪把我俩攆了出来。

王金声霸占了我嫂子还不滿足，为防后患，他又起下了杀害我兄弟俩的歹心。一九四五年阴历五月十八日深夜，王金声下了毒手。只听庄上一陣狗叫，接着有人喊門。我还没顧得穿上衣服，門可被砸开了。我問：“你們干啥？”一个家伙說：“頃刻你就知道！”他們先綁了我哥，又来綁我。我說：“我犯的啥法？”一个家伙就用枪托砸我，几个人一拥而上，把我也綁了。接着他們就在屋里翻箱倒柜，把鍋碗坛罐砸个稀碎。随后，就把我俩拉到东屋里，只听“啪啪”两响，我应声倒下了。昏迷中又听见一片枪声。不知过了多大一会，我模模糊糊听见人声嚷嚷，睜开眼睛一看，邻居們围在我們身边。我的一只胳膊中了枪，巴掌大一块肉被打掉了。血淌了一身，哥哥已死在血泊里。

天下穷人心速心。邻居們为让我逃条活命，瞞过王金声的耳目，就连夜把我送到蒙庄，用秫秸箔把我哥的尸首卷起来，又給我做了个假尸首用席捆住，赶天亮前，埋成了两座新坟。从此，不知道底細的人，还以为我死了。

蒙庄离我家只二里地，生怕走了风声，第二天夜里，妻子又把我撵到赵河滩的葦子棵中。以后又挪了六七个地方，一直不敢进村。这日子真难熬呀！白天头顶火辣辣的日头，晒得头晕眼花，餓了啃口妻子送来的干粮，夜里才敢爬出庄稼地喝点渠沟里的臭水。伤口化脓了，蛆虫在上边乱爬，蒼蠅哄哄叫。我左思右想沒有办法，远走吧！錢沒分文；不走



吧！有家不能归。当时我真想自尽，妻子总是哭着劝我：“咱们慢慢熬吧！”

后来，又移到离家几十里地的元明寺古庙里。这村地主朱秀钱又威胁我：“叫你三更死，五更也活不到”。一天妻子带来了凶信：父亲气死了，母亲哭瞎了眼睛。俺夫妻抱头大哭了一场，没办法，我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四外流浪乞讨过日子。

那年头讨饭也很难，白天要一整天，难得一顿饱饭，夜里还没处住。冬天日子更难过，身上没棉衣，冻得嗦嗦发抖。连饿带冻，我瘦得皮包骨头，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成天思念着家，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团圆。

一九四八年五月，解放军到了镇平。我闻信连夜跑回来，正赶上攻打侯集，我真高兴极了，就给解放军带路、送东西。不到三天，土匪队伍就被消灭了。我回到了离别三年的家乡，乡亲们见我回来了，有的欢喜，有的惊奇。我向他们说：我总算没有死……当我走到我弟兄俩的坟前时，一股辛酸的眼泪像泉水一样涌了上来，我恨透了旧社会，我感谢

救命恩人共产党。

解放后，早晚看见我的伤疤，就想起了过去。在生产中，我觉着浑身是劲，虽然一只胳膊残废了，我坚持用一只手干活。为了报答党和毛主席的恩情，一九五八年我动员初中还未毕业的儿子参加了军，临走时我交代他：“你要记住旧社会咱们受的苦，到部队后，要好好听党的话，为人民服务。”在部队他被评为了五好战士，还立了两次功。今年他服役期满，我给部队首长去信，要求让他继续服役。我知道把孩子交给党比交给谁都强。我的姑娘秀荣，在侯集兽医站工作，她也沒忘本，工作很积极。儿媳茹甘清莲去年刚过门来，我对她说：“不是共产党，咋也没咱这一家人啦。”她说：“爹！我也是黄連树下长大的，你往后看吧！”现在我一家七口人，生活过得很舒坦，我今年虽然已五十多岁了，好像越活越年轻，越过越有味道，将来我还想看看共产主义社会哩！

（中共鎮平县委宣传部整理 米俊峰插图）

本文作者是鎮平县侯集公社項店大队社員

打 狗 之 祸

在四十年前，开封县前来厂村有一贫苦农民，名叫王廷志，老伴早年下世，撇下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一家三口人，只有二亩“种一葫芦打两瓢”的飞沙老坟地，一年打的粮食还不够半年吃，无奈就只得忙天给地主种地，背冬里推“红车”卖劈柴。儿子王琴长到十多岁，给一户富农放羊。一家人就这样从春到夏，由秋到冬，披星星，戴月亮，没明没黑地干，到头来还落个食不饱肚，衣不蔽体的饥寒生活。

有一年夏天，王琴到黄河盆里去给羊洗澡，半路上忽然一只黄狗扑到羊群里，饿狼似的乱咬一气，王琴一急，扬鞭就打……

“看谁敢动我卢家一根狗毛！”突然雷鸣般的震耳声由近处传来。

王琴抬头一看，来人正是矮胖子，肥脑袋，豹子眼，外号“人人怕”的大地主卢俭。王琴见是他，大吃一惊，忙把

鞭子放下来。

“你这个鬼崽子，不識字也該摸摸招牌，你卢大爷的狗比你爹还主貴三分。別說吃你一只羊，就是咬死你一口人，也不許打我卢家的狗！”狗强盜卢俭，气势汹汹地罵着，大搖大擺地帶着狗走了。

王琴虽然憋了一肚子气，真想狠狠揍卢俭几鞭。但是，当他一想到卢俭是有錢有勢、臭名远揚的大恶霸地主时，只得咬紧牙关，压抑住滿腔的怒火。

卢家有两千亩地，驃馬成群，他上通官府，下結土匪、地头蛇。卢俭的父亲和当时的开封督軍——赵悌是朋友。他的三弟卢彬，专门打拳练武，名震汴梁和南京。卢俭就凭着这些横行霸道，胡作非为。那时，这一带的穷人一提起卢俭，无不吓得心惊肉跳。所以人們給他送个外号叫“人人怕”。

卢俭为了看守他的万貫家产，在他的深宅大院里，除了豢养着拿枪持剑的家丁，还喂了三只牛犢似的大恶狗。狗仗人势，一个比一个凶。凡到卢家要飯的貧苦农民，无不被恶狗撕咬得鮮血淋漓，甚至連从卢家門口过路的行人，也难逃脫这一灾难。至于这一带农民喂的羊、鸡、鴨、兔，被卢家狗撕吃的，更是不計其数。可是，在那样的世道里，穷人們虽恨之入骨，可誰敢动卢家的一根狗毛呢？！

还是这年秋天，王廷志父子俩，带着羊正在地里拔瓜秧，忽听“呼”的一声，一只羊被黃狗咬住了。王琴认出是卢家的狗，本想抽几鞭赶它跑掉，誰知那狗像卢俭一样，硬是死咬住不放。王琴想：羊不是自己的，咬死了拿什么賠償

人家呢？他想到这里，便顺手拿起一根柳棍，照着恶狗打去。不料，这一棍不偏不斜，正好打在狗的头上，只见那狗“汪”的一声，打了个滚，再也不动弹了。王琴一看狗被打死了，吓得像傻子一样，呆呆地站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正在地头拔瓜秧的王廷志老汉，见儿子把狗打死了，也吓得浑身哆嗦，说不出半句话来，停了好半天才说：“琴呀，你可闯下大祸啦！咱们穷人咋能惹起‘人人怕’啊！”那王琴虽说年轻，却倒聪明伶俐，他见四处无人，忙对他爹说：“爹！趁现在野地没人，咱把狗埋了，谁会知道？”王老汉一听，觉得这倒是个办法。爷俩随即一齐动手，不多一会，把狗埋到就近的柳树行里了。

可是，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就在他们埋狗的时候，却被卢俭的老丈人——孙启祥暗地里看见了。

孙启祥是后米厂村人，这个人，尖嘴猴腮秃脑袋。群众说他是个好话说尽，坏事做完的“笑面虎”。仗着他女婿的势力，当上了大保长。成天从北村转到南村，由东街游到西街，到处欺压穷人。他见王琴爷俩打死了女婿家的狗，更是不能放过，就急急忙忙向卢俭报告去了。

第二天一早，卢俭爷们五六个带着狗腿子赵德胜，气势汹汹地来到前米厂村王家。

王老汉一见“人人怕”来了，知道事情不妙，就连忙出来迎接。不料被狗腿子赵德胜一个耳光，打倒在地，并破口大骂：“混蛋，你这个穷鬼，还想要脑袋不要？”

“人人怕”摇着光头，用手点着王老汉的头，恶狠狠地说：“王廷志，你吃了熊心豹子胆啦？敢让你儿子打死我卢家的狗！”王老汉一听忙求情说：“卢大爷，小孩子不懂

事，請饒他这一次吧！”卢俭鼻子一哼說：“說得倒好听，猫狗也是一口。告訴你，你儿子打死狗由你儿子抵命！”王老汉一听要儿子抵命，吓得忙跪在地上，苦苦哀求。可是豺狼卢俭，哪里肯听，一个耳光又把王老汉打倒在地。并令狗腿搜捕王琴，但是他們并没有找到王琴，原来王琴聞信早逃跑了。

“跑了和尚跑不了寺，限你明天把你儿子給我送去，不然我将你全家斬尽杀絕。”卢俭找不到王琴，滿臉怒气，說完就气呼呼地带着人离开了前米厂村。

受苦穷人心连心。当“人人怕”一伙人走后，村上群众三五成群来到王老汉家，紛紛鳴不平。年輕人义憤填膺，要和卢家拼个死活，打官司，出出心中火气。那些饱尝苦难的老年人认为卢家有錢有势，上通官府，下有打手，拼命和打官司都不行。可怎么办呢？說來說去，大家觉得在这个世道，請客送礼也許能过去这一关。王老汉在一旁再三琢磨，苦沒有办法，也只得压住滿腔怒火，央求大家去求情。大伙随即推举出徐永山等五六个老年人，去向卢家求情。但是，穷人們那能进得卢家的深宅大院？无奈，又只得托孙启祥一起到卢家。

求情人一見“人人怕”，便急忙下跪求饒。“人人怕”見大家来求情，便假惺惺地上前搀扶，但又蛮横地說：“卢俭不敢如此造罪。不过，这件事关系重大，穷骨头王琴竟敢欺負到太岁头上来了，实在不能不作出个样子来。既然你們来求情，咱卢俭也不能不顾你們的脸面，好吧！让他落个囹圄尸首就是了。”

求情人一听，个个吓得面黄如土，急忙又一齐跪下来，連連磕头求饒。



“人人怕”見大家又跪下來求饒，就說：“看在我岳父和你們的情面上，如依我三件事，可以免他兒子一死。”接着，他扳着指頭又一字一板地說：“第一件請客送禮；第二件請一班响器奏樂、一班和尚念經，給狗致哀；第三件給狗買棺材盛殮，紙狗陪葬，讓他兒子披麻帶孝押靈送殯，哭三聲狗爹，埋在他的老墳地。”

大家一听，吓得再不敢多言，只有胆大一些的徐永山，战战兢兢地又哀告道：

“卢大爷，全当給儿女們积福积德哩，你老人家还是开开恩……”話音未落，就听得“人人怕”咆哮道：“不知好歹的东西，这就是看你們的大臉了，要不然我就把王家那小子大卸八块，喂我的狗。”随后，只听一声“送客”，家丁們就七手八脚，推推搡搡，把求情人赶出大門以外。两扇黑漆大門，“唿嚕”一声关闭了。院里的那些恶狗也像給地主助威一样，狂吠不休。

王廷志听罢求情人說的三件事，压不住滿腔怒火，眼泪夺眶而出，他高声大喊：“唉呀！这算啥世道呀！我王廷志一家在这个世道上，反正是死，干脆我給他拼了，拼他一个够

本，拚他两个賺一个……”說着，他站起来拿起砍柴斧，就往外冲。可是卢家人多势大，咋能惹起他呀，这不是拿鸡蛋碰石碾嗎？徐永山連忙上前拦住劝說：“老哥啊！仇一定要报，可現在不是时候，常言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烧。’月亮总有不圓的时候，等儿女长大，定有报仇那天。”为了儿女能活下去，将来再报这个仇恨，王老汉只得含恨忍辱。

埋狗那天，黑沉沉的烏云，像块墨黑的石头，重重压在人們的头頂上。王廷志的小院里摆着两桌丰盛的酒肉席。正当午时，那孙启祥領着卢家一伙人，傲慢地来到王家，耀武揚威，盛气凌人，一进大院，就坐下大吃二喝起来。

这时全村的穷苦群众，个个无不恨得咬牙切齿，心里暗罵：“卢俭呀，卢俭，看你能作恶几时，等我們穷人翻了身，非把你零刀镰了，喂穷人的狗不可！”

烏云滾滾，电光閃閃，就在狗棺入土的时候，就在紙狗燃烧的时候，就在王琴哭三声狗爹的时候……王廷志老汉喉嚨里涌出了大口大口的鮮血，暈倒在地，离开了人間。

王廷志死后，王琴为了让妹妹逃个活命，就把她送給了人家，自己过着乞討流浪的生活。一九四二年，河南大旱，穷苦的老百姓餓死成千上万，王琴这个沒爹沒娘的孤儿，哪里会有逃生的活路呢？就在这年，他带着未报的深仇大恨，餓死在开封市宋門外。

开封县前米厂村的群众，每当对新旧社会进行回忆对比的时候，每当对年青人进行階級教育的时候，人們总是以

沉痛的心情怀念着王廷志父子，控訴恶霸地主卢俭的滔天罪行。

（中共开封县委宣传部整理 李 智插图）

千 家 袄

李 成 安

俺娘活到八十三岁高龄，不幸在一九五九年去世了。

娘临死的时候，把我和哥哥、妹妹三人叫到跟前，指着她的一件补钉落补钉的棉袄，含着眼泪说：“孩子，要牢牢



記住，我穿着这件袄要过三十五年飯，袄上的每块补釘都是一滴血，一滴汗，你們要把它永远传下去、穿下去……共产党来了，咱才翻了身，你們也成了家，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你們可千万不能好了疮疤忘了疼……”說罢，就合眼去世了。

提起俺娘留下来的这件袄，里面的苦处可多着哩。

听娘說，我老爷爷和爷爷都給地主扛长工，他們累死累活干了两辈子，到头来还是落个房无一間，地无一壠。到了爹执掌門事的时候，更是穷得叮咣响。在我未出世以前，娘就領着哥哥終年要飯。

俺娘的这件袄，是在我八岁那年，临近年关的时候做的。这一年冬天，俺娘一年四季不离身的一件破布衫，烂得挡不住风寒，遮不住羞丑，实在无法出門了。可是，不出去要飯，就得在家挨饿。

怎么办呢？爹会磨豆腐，可穷得叮咣响，沒有本錢，不能做生意。临近年关了，爹看豆腐卖得快，就求亲戚借邻居，东拼西凑，凑合了十来斤黄豆，做起磨豆腐生意来。一家人費尽了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掙了点錢。俺兄妹几个年紀小，心里想着今年年关，兴許会吃一頓淨面饅，說不定还会吃頓餃子。一天，爹把俺兄妹几个叫到跟前說：“孩子，这点錢咱不买东西过年，給您娘做件袄吧，穿上好領着你們去要飯。”俺兄妹虽然小，可也懂事了，看娘穿的实在不像样子，俺們那还能不愿意呢。

第二天，爹赶集买来了八尺白粗布，回到家上了上色。那时全家人都怪稀罕，你摸摸，我看看，喜欢得了不得。做袄沒有里子布，就把磨豆腐用的几块稀得瞪眼的豆腐单当里

布。沒有套子，就把家里所有的破烂套子套了进去。就这还不够用，只套了前后心，两只袖子还是空的。这样一件說是棉袄又像夹衣的袄，在全家六口中，还是上等好衣裳。

娘的这件袄做好后，可頂了大事。白天娘穿在身上，領着俺兄妹三个要飯，晚上脱了又当被子盖。一件棉袄怎能盖住四口人呢？盖住这个，盖不住那个，半夜里不是这个冻醒喊媽，就是那个冻醒叫娘，成冬成冬沒睡过囫圇觉。到了热天，把棉套拆下来，棉袄便成了娘的单衣。就这样，縫縫拆拆，拆拆縫縫，不知变了多少次。后来棉袄烂得像鸡叨了一样，棉套成疙瘩往下掉。有些穷邻居看娘实在可怜，就东家給一块，西家給一片，长年累月，棉袄便成了五顏六色的千家袄。

俺娘穿着这件袄，地主們看了就撇着嘴耻笑。每逢走到地主家門口时，那些像肥猪一样的地主們，就捏着鼻子，远远避开，唯恐聞到叫化子味不“吉利”。有一次，娘領着俺兄妹到王庄村地主王爬家去要飯，俺大娘大爷叫了好大一陣子，地主老婆才捏着鼻子，給了一小把麸子。当我们刚刚走出地主大門口时，忽然一条恶狗窜了出来，一口把娘的棉袄咬掉了一大块，又一口把娘的腿咬出了血。看娘疼得实在难受，我們跟着也哭了起来。地主老婆看我們哭，恶狠狠地指着我們說：“不准在俺家大門口哭，要不，叫狗再咬你們！”說着“通”的一声，关上了大門。娘气得瞪着两眼，渾身发抖，望着地主家黑漆的大門，好久沒有說出話来。

娘含恨忍疼，領着俺兄妹几个走出了王庄，在村东北的乱葬坟里，看見一个被狗吃掉半截的死小孩，娘弯腰拾了两



块带血的破布片，回来洗去血迹，补在被狗撕烂了的棉袄上。

又一天，我跟娘在孔庄要饭，我渴得实在不行，看到地主瞎刘家长工在打水，就跑去当了半碗凉水，谁知恰巧被地主瞎刘的老婆看见了。这个“母老虎”顺手掂了根长棍，恶狠狠地向我打来，幸亏被长工拦住，才没有打到我身上。

“母老虎”没有打住我，气得瞪着眼，卡着腰，破口大骂俺身上脏，沾坏了她的水。娘领着我们赶快走出她家的大门，我气得肚子都快要炸了。娘含着眼泪安慰我说：“孩子，不要哭，哭了娘心疼。咱们人穷，可骨头要硬，等八路军来了，出出咱的气！”

苦日子终于熬到了头。一九四九年，俺这里来了解放军，斗倒了地主，翻了身，俺全家才丢掉了要饭棍。娘穿了整整四十四年的棉袄，才替换了下来。当娘穿起里表三新的

棉袄时，手里掖着那件千家袄，把我和哥哥叫到跟前说：“孩子，咱生活好了，可千万不要忘记毛主席、共产党的大恩情啊！”

俺娘虽然已经去世四年了，可她老人家的遗嘱，我们都仍然牢记在心里。俺一定把娘留下来的“传家宝”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永远不忘本，永远跟着毛主席。

（中共通许县委宣传部整理 史正学插图）

本文作者是通许县三赵村社员

壯 丁 苦

李 世 平

想起我年輕時在舊社會所受的壯丁苦，就有滿肚子的話要說。

解放前，我家很窮，十一口人，只有祖上撇下來的七畝地。地少養活不了一家人，就托人說合，租種了地主李洪太一份地。一家人累斷筋骨，拚死拚活地干，好歹勉強維持了個吃糠咽菜的生活。可是在那吃人的舊社會，哪有窮苦人們、過的安生日子呢！

一九三八年，因為年景不好，家裡生活更困苦。為了一家人能活命，爹叫我做個小生意，賣點紙煙、雜貨。一天，我正在和店集上擺攤，偽保長薛華亭的弟弟，猛不防竄到我眼前，惡聲惡氣地指着我說：“李世平，有人告你，快跟我到鄉公所去！”當時，我還以為他是想訛我的煙吸，就趕快站起來，和顏悅色地說：“薛二少爺，請吸煙、吸煙……”

說着我还拿了四盒香烟，往他手里塞。可是他把手一摆，几个狗腿子，就把我捆了起来。一群狗腿子連推帶搡，把我拉到了伪乡公所，硬把我填了壮丁。

当家里人知道我被抓了壮丁后，全家人嚎啕大哭。娘哭着跑到伪乡公所，可連面也不叫見。无奈，娘拚上老命，破口大罵起来。但那些恶鬼們哪能忍受穷人的辱罵，就恶狠狠地用枪托照娘的胯骨上直搗。老年人怎能經得起这摧残，一会儿就把娘搗得暈了过去。爹为了营救我，含冤忍辱，四处借債，先后花了三十多块銀元，想把我贖回来，末了还是落个人财两空。

我被带到汝南县城住了一个多月以后，队伍要往水屯集开。当官的怕新兵逃跑，先来了个下馬威，就在要出发的时候，他們拉出了两个新兵，借口說是逃兵，就地枪毙了。那时候，我吓得走也走不动，站也站不稳。他們把我連推帶拉带到了駐馬店，以后又在駐馬店坐上火車，朝正南方向开去了。

后来到了湖北麻城駐扎下来，开始了法西斯的軍事訓練。六月的天气，悶热又悶热。白天在火热的太阳下进行操练，晚上那些当官的怕士兵們开小差，就把我們关到小屋里。鋪的是湿漉漉的稻草，上边蚊子叮，下边跳蚤咬，再加上几十个人的汗腥气，实在令人难以忍受。这样沒过多久，人人身上长了疥疮和黄水疮，黑一块，紫一块，活像个烂梨。

那些当官的老爺們，哪管士兵們的死活。他們整天吃的是細米白面，山珍海味，而我們士兵天天是两頓稀米粥。就这样，我們还得照常操练。記得有一次“拔慢步”，因喊

“一”和“二”的时间相隔太长，我本来身体虚弱，哪能支持得住？就在未喊“二”的时候，突然眼冒金花，天旋地转，晕倒在地。匪连长见我倒在地上，气虎虎的一把抓住我的衣裳拉了起来，不容分说，用拳头照着我的胸口就打，我实在疼痛难忍，又栽倒在地上。

这种非人的生活，我再也忍不下去了。一天晚上，我摸黑逃跑了。但头一次开小差没经验，不知隐蔽，加上南方田埂小道，路又不熟，没跑多远就被抓回去了。第二天上午，匪连长集合全连士兵，把我拉出来，让两个人把我捺在地上，匪连长狠狠地先打我三杠子，然后他命令全连一百二十多个士兵，每人打三杠子。把我打得死去活来，裤子与肉粘在一起了，屁股打得像血肉糊涂。要不是兵怜兵、打得轻的话，那次准把我打成肉酱了。

一不做，二不休，我决心再次逃跑。就在伤好以后，队伍由江西九江往湖北黄陂返回时，我终于逃出了这个“狼窝”。

可是，在那样的混账世道，逃回来还是不能安宁。就在我逃回来的三年中，虽然又借债买了四次壮丁，但末了还是没有躲避掉，在一九四二年夏季又把我抓走了。

这一次的遭遇，比上次更惨。

就在队伍由汝南开往驻马店时，被驻扎在平汉线的日寇发现了。当官的怕我们被日本鬼子打散逃跑，就用麻绳把我们一个一个捆起来，每十个人一组串在一起，像牛一样由班长牵着走。因为一个连一个，走得很慢，又不容易隐蔽，结果被日寇打死了许多，被捉住活埋的更多。剩下的士兵，在匪军官的严守下，经过泌阳、唐河、南阳和西峡等地，跑到

了陝西境界，才幸得脫險。

時隔不久，隊伍又返回河南鎮平受訓。那時鎮平正流行傷寒病，好多士兵受了傳染。可那些狼心狗肺的當官的，不但不給治療，反而以隔離為名，偷偷地把重病號活埋掉。這樣被活埋的，不知有多少！誰能不為此膽戰心驚！我當時也得了傷寒病，雖然病勢不重，但看到他們這種慘無人道的暴行，實在寒心，所以就同和我在一起的一個新蔡縣的難友，冒着生命的危險，趁月黑頭逃出了虎口。一路上，我們怕匪軍追趕，餓了就在田野里找些高粱穗和谷子穗吃，渴了就嚼點高粱秆。就這樣，我們走了幾十天，才回到了家。

到家後仍呆不住，又接連買了兩次壯丁。那時，我哥在正陽、信陽、羅山三不管的肖店給地主扛活，我怕再抓我的壯丁，就跑到哥哥那里躲難。在哥哥的勸導和幫助下，我就在陡溝一帶以賣紙煙藏身。

長居在外，誰能不惦念家呢？就在一九四五年的清明節，俺兄弟倆悄悄回家探望。但當到家一看，誰知父親、嫂嫂，都因受人欺侮，早已先後氣死了，母親也由於家破人亡，整天哭泣，雙目失明了。俺兄弟倆心像刀絞，抱着娘痛哭了一場。怕被人發覺，惹出是非，俺們只得懷着深仇大恨，離開了母親，又趁黑夜逃回陡溝。

在萬惡的舊社會，窮人逃到哪裡，災難就到那裡。有一天我從外邊販了幾條煙，因天黑沒趕到陡溝，就住在一家地上的車廡里。誰知半夜里進來了幾個人，說是檢查“私貨”，又把我抓去填了壯丁。

災難啊，災難！難道窮苦人們就不能逃出這災難嗎？我想來想去，只有一條路：自殘。有一次當隊伍路過正陽東南



銅钟休息，在一家飯店喝水时，我看見一把切菜刀，忽然心一橫，牙一咬，抓起切菜刀，一刀剝掉了我右手的两个指头。俗話說，十指連心。当时就疼得暈过去了。等我清醒过来时，渾身成了个血人。

天哪！我这一剝，真是“偷鸡不成丢把米”，鬧出了杀身大祸。伪团长指着我的鼻子，破口

大罵：“他媽的，你想当亡国奴，明天就宰了你这个‘民族敗类’！”就在当晚，把我五花大綁，关押起来，第二天上午，召开全团大会要枪毙我。

就在这火烧眉毛的时刻，在階級弟兄的帮助下，我又得救逃跑了。

但一波刚平，一波又起。本来我想着，残废了，今后不会再抓我的壮丁了，但誰知一九四六年春天，伪保长林长生

又要抓我的壮丁。我伤心地求告說：“保……保长！我……我……残废了！”伪保长气虎虎地接过来說：“人残废了，可錢沒有残废啊！”

錢，穷人家哪有錢呢？可是，为了求个活命，东拚西凑又借了四石豌豆，买了个壮丁。誰知因为这次沒有給保长花小錢送礼，祸又来了。就在当年秋天的一个上午，突然来了四个穿黄軍装的，借口抓我的逃兵，把我五花大綁吊在屋梁上，用皮鞭抽打。打得我人不像人，鬼不像鬼。逼得我无可奈何，只得央人說合，卖了祖上撇下的七亩地，花了四十块鋼洋，另外又請了三桌客，才把我放了回来。

家，彻底破产了，日子更难熬了。我成天像掉在黑咕隆冬的深井里，找不到出路，喘不过气。直到一九四九年汝南解放了，我才見到了青天。

（中共汝南县委宣传部整理 史正学插图）

三分宅子和两条人命

在宁陵县程娄公社黄庄村，住着这样一户人家：家长丘元功，年已五十五岁，是个热爱集体、热爱劳动的模范社员，几年来曾得过七次模范奖状；老伴已年过半百，也是个爱社如家的好社员；儿子是生产队的会计，儿媳是生产队的妇女队长，他们也是深受群众爱戴的好干部。另外，丘元功还有三个小孙子，个个长得天真活泼可爱。如今这一家七口人，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吃不愁，穿不虑，老爱幼，幼尊长，全家和睦相爱，日子过得很幸福。

可谁知，就在这个美满幸福之家，在那人吃人的旧社会里，却有一部血泪交加、至今难忘的悲惨历史。

祸 起

三十七年前，丘元功家共五口人：除丘元功外，还有

爹、娘、哥哥和他的童养媳。家里穷得地沒一分，只有三分宅基地。在这宅基地上，一沒院墙，二沒树木，只孤零零地搭着一間房不像房，棚不像棚的小茅草屋。这便是丘家两代五口人的住处。屋里除了几根要飯棍和几把鋪床草以外，其他一无所有。

这样一户穷苦人家，因为三分宅基地紧挨着恶霸地主黄海楼家，所以黄海楼一直在想歪点子，总想霸占它。

一年，宁陵遭大灾，就在这个年头，元功的父亲被饥饿夺去了生命。地主們的哲学是：“不杀穷人不富”。黄海楼一看机会到了，就在丘元功一家围着父亲的尸体痛哭的时候，便派狗腿子赵金汉来到丘家，表面上装出一副和善、怜悯的嘴脸，向正在哭泣的元功母亲說：“老嫂子，你要是沒錢埋人，东家愿拿錢买你这片宅子地，救救你家的急，东家……”

真是船破偏遇当头风。元功的父亲还没有埋，狼心狗肺的黄海楼就想趁火打劫，要霸占这三分宅子地。元功的母亲听罢狗腿子的話，气得心像炸了一样，面对着刚刚死去的老伴，禁不住热泪夺眶而出，半天說不出一句話来。

元功的哥哥元金，是个硬汉子。他見黄海楼来意不善，想趁火打劫，忽然想起了爹爹死前的遺囑：“孩子，我給黄家当了一輩子牛馬，沒給你弟兄們置下一壠地。黄家把我的力气榨干，还想夺你爷爷給留下的这三分宅子地。我活着的时候，他們沒有霸走，你們可千万要守住，日后好給孩子們留个靠要飯棍的地方……”元金正在深思，听母亲对狗腿子說：

“这宅子地是俺丘家的命根子啊！卖了它，俺孩子連个落脚的地方也沒有……”話音未落，赵金汉馬上变了脸，冷笑着

道：“哈哈……东家是好意，你不领情，要是不识抬举，那就别怪……”

元金在旁一听，气得两只眼睛直冒火星，他再也压抑不住胸中的万丈怒火，便忽地站了起来，愤怒地指着赵金汉喝道：

“咋？！不卖就是不卖！难道我丘家的东西，我丘家就不当家吗？你快给我滚开！”说着，他那两只像油锤一般的拳头，握得“圪崩、圪崩”直响。

赵金汉一看势头不对，只得眨眨他那三棱眼，吓得夹着尾巴灰溜溜地走了。

黄海楼，是宁陵县南的六恶霸之一。他上通官府，手下有打手，真是杀人无数，奸污妇女成群。像这样一个作恶多端的黄海楼，借机霸宅未逞，反而碰了一鼻子灰，他岂能放过丘家？

丘元功自父亲死后，一家人的生活更加困难了。大年初一，全家还拉着棍子出门要饭。这时，元功的媳妇已十八岁了，因为娘家人早已死绝，只得整天跟着元功过熬煎日子。一天她冒着刺骨的寒风，出外拾柴去了。她刚在黄海楼的树下弯腰捡起几个树叶，不巧被黄海楼发现了。黄海楼像只疯狗猛扑向元功媳妇的身边，一手夺篮子，一手拉元功媳妇的衣袖。

“你……你想干啥？”元功媳妇恼火地质问黄海楼。

“哈，想干啥？偷了爷的东西还不听爷的摆布吗？”

“呸！你个不要脸的东西！”元功媳妇骂着向黄海楼吐去一口唾沫。

“嘿嘿……还怪犟哩。来人！给我带回家。”

霎时几个打手一拥而上，連推带拉，把元功媳妇带到了黄家楼院。

这时，元功的哥哥元金已经二十二岁，元功也十八岁了。元金一听说弟媳被黄家抢走，顿时满肚子怒火，立即同弟弟赶到黄家要人。黄海楼一看门前站着两个虎彪大汉，紧握拳头，后面还跟着一群人，虽然心里恼恨，但也不得不来个暂时让步，把元功媳妇放回了家。

逃 荒

元功一家在黄海楼的逼迫下，实在没法再过下去，只得离家逃生。就在这年正月初四，正当黄海楼贺客满厅，車馬盈門的时候，丘家老少四口，含着眼泪离开了家乡。

俗话说：“在家千日好，出門一时难。”他一家四口人，一路上可作透了难。那时，在外要飯，穷人家沒有，富人家不給。碰巧了，要些糠糠菜菜，碰不巧了，就得挨餓。要是遇上大风大雨天气，住在那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孤庙里，一两天就吃不到一点东西。就这样，一家人边走边要，逃到了安徽省大河湾。

到大河湾后，为了全家活命，兄弟俩出外給地主扛活，婆媳俩住在孤庙要飯度日。天下烏鴉一般黑，地主都是豺狼心。兄弟俩虽然牛馬似地干了一年又一年，一連干了十年，苦日子还是沒个头；婆媳俩一直以討飯为生，吃了不少苦头，还是顾不住一家人的生活。一次，元功媳妇出外討飯，刚进到一家地主的大門，一条恶狗向她扑来，“卡吃”一口，咬去她左腿上一块肉，顿时鮮血直流，暈倒在地，不省人

事。但那狠心的地主看見不但不管，还恶声恶气地罵她“沒眼色”。后来多亏穷苦人們的关照，元功媳妇才回到了孤庙，差一点送了命。

真是富人錢多，穷人灾多。就在元功媳妇的伤势刚刚好轉的时候，大河湾又发了大水，地里庄稼淹得淨光，元功兄弟俩又被地主撵了出来。全家人的生活又陷入了絕望中。

中 計

元功一家在大河湾沒了指望，便又要飯回到了家乡黄庄。到家一看，天哪！那三分宅子地已經成了一片廢墟。地上长滿了荒草，祖祖輩輩留下的破草屋也已被人拆掉，中間还被黄海楼这个豺狼挖了个大坑。看到这种情景，一家人悲憤不已，恨不得同黄海楼大拚一場。

原来，正当黄海楼盘算着在丘家那三分宅子地上築院牆、盖房子的时候，看到丘家人又回来了，心里很不痛快。但狠心的地主既起下吃人的心，哪肯就此罢休，于是就和心腹的狗腿子，又暗暗地設下了另一毒計。

在那吃人的社会里，哪有穷人家的活路。丘家自回来后，生活仍是无着。就在走投无路的时候，黄海楼派人來說：“东家情愿在村头給你盖两間草房，还贖回你过去当出去的六亩地，换你那三分宅基地……”

在那个社会，穷苦人家日夜盼望着能有自己的地，自己的房子，一听说拿地和房子换自己的三分宅子地，哪能不高兴呢！所以，丘家沒等来人再往下說，就滿口答应了下来。怕空口无凭，还和黄家地主，当着中人立下了字据。

有了地，全家人真是喜不胜喜。为使这六亩地能多打粮食，丘元功一家不分白天黑夜拼命地干。俗话说：“人不哄地，地不哄人”。由于他们的辛勤劳动和精心管理，种的秋庄稼长得格外喜人。全家人看在眼里，喜在心里，盼望着秋季的好收成。



可是，他们哪里知道这是黄家地主为了霸占他们三分宅基地而设下的圈套啊！

秋庄稼收打下来了。可是正当兄弟俩满心高兴地往布袋里灌粮食的时候，黄家施下了他的毒计。一天黄海楼来到了丘家，他狞笑着对丘家兄弟说：“你丘家爷们也太不讲理了，地是我拿钱赎的，打的粮食应该归我！你家那三分宅子地我不要了。”

“为啥不要？”丘家兄弟愤怒地说。

“因为你那宅子地没出路！”

“有说合，有凭据，想要就要，想不要就不要，没那么容易的事！”丘家兄弟怒视着黄海楼，气得满口飞沫，不示

弱地和他爭辯。

“哈哈，你还敢給黃大爺擲嘴，你要知道，你黃大爺是說一不二的！”黃海樓說着，捋了捋他那几根老鼠須，想拿勢力壓丘家。

丘元金一听，實在壓不住胸中的怒火，就舉起拳頭大聲喝道：“你小子要真不講理，我就給你拚了！”說着朝黃海樓跟前走去。

黃海樓一看勢頭不對，怕一時吃虧，吓得跌了一跤，忙爬起來就往外跑。直到離丘家兄弟很遠了，黃海樓才回過頭壯着膽子說：“姓丘的，你往後瞧吧。”

這時，丘家才知道中了黃家地主的奸計了。

害 兄

黃海樓此計雖未得逞，但他奪宅之心并未甘休，總想覷機會害掉丘元金。

丘元金雖然是一個有骨氣的人，憑自己的勇敢，暫時抵抗了黃家地主的壓迫，但他知道在那“頭頂人家天，腳踏人家地”的黑暗社會里，個人的力量終究是抵擋不了的，黃家地主是不會甘心的。為了反抗黃家地主的壓迫，為自己雪耻復仇，免受黃家欺侮，元金就堅決地離別了母親和弟弟，投奔到我黨領導的抗日游擊隊去了。

俗話說，母子心連心。自元金走后，元金的母親成天挂念不下，整天飯不吃，覺不睡。她是多么想知道元金的下落呀！

六月的一個傍晚，突然來了一個人對元金母親說：元金

在抗日游击队里，不幸在一次和敌人交战中被汉奸李宣德（敌旅长）的部下俘擄了，要她赶紧托人搭救。

元金母亲听说元金被俘，心像刀剜一样难受。心想：找誰去搭救呢？在那个社会，穷人沒势力，別說搭救了，說不定还要送死呢！听说黄海楼倒和李宣德是朋友，可丘家和黄家是冤家对头，他肯去搭救嗎？想来想去，苦沒有別的办法，但为了救儿子，只得低三下四去求告黄海楼。

第二天，日出三竿，元功和母亲就来到黄家楼院，求告黄海楼搭救元金。黄海楼呢，为了借刀杀人，表面上对元功母子滿口答应救元金，却在給匪旅长的“名片”上順手写下：“宣德兄台鉴：此人不除，必为吾輩之大患。愚弟黄海楼”几句话，交給他母子二人。可是，他母子二人因救亲人心切，自己又一个字不識，就赶忙謝了黄海楼的“恩”，拿上黄海楼的“名片”到伪軍李宣德部下搭救元金去了。他們哪里知道，这是黄海楼的借刀杀人之計。

伪軍旅长李宣德看罢黄海楼的“名片”，决定馬上枪杀元金。但他假意叫手下人对丘家母子說：“李旅长准情，馬上释放丘元金，你們先回去！”

丘家母子一听，真是喜出望外，就赶快謝恩出来，眼巴巴地盼望着元金的归来。

可是就在他們高兴的时候，村子里传来了儿子被杀的噩耗。这真是晴天霹雷，顿时母子二人头晕眼黑，昏倒在地。

母 亡

元金死后不久，革命的火焰已蔓延到宁陵全县，在党的

领导下，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黄海楼这个恶狗在大势所趋的形势下，表面上也不得不低头认罪，有时还在大庭广众面前说些漂亮话。

贼不能见月黑头，地主不能见“变天”。黄海楼表面上怪“老实”，而内心里却恨透了穷人，所以时刻在准备“变天”。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反动派妄图作垂死挣扎，疯狂进攻解放区，就在阴历正月初一，国民党新五军进占了我黄庄。黄海楼这个落水狗，摇身一变，又成了杀人的魔王。他暗暗勾结新五军，想把丘元功一家斩尽杀绝。

狡猾多端的黄海楼，又用的是借刀杀人之计。他怕新五军走后对己不利，就暗暗叫他的儿子黄玉朋带上新五军找丘家的人，但找来找去，只见元功母亲却找不见元功。黄玉朋向匪兵说：“这个老婆子的儿子是八路，还留着她干啥？”于是匪徒们像恶狼一样，扑上前去，把老人拉到街上，用棍拷打。打一棍问一声：“八路军到哪里去了？”但元功的母亲，只是两眼怒视着匪徒们，始终没说一句话。直到她的鲜血流尽，她的不屈的尸体才倒在了血泊里。

* * *

就在这不久，宁陵全县解放了。在党的领导下，在公审恶霸地主的群众大会上，恶霸地主黄海楼父子俩，当众枪决了。从此，丘元功一家人才走上了幸福的大道！

（安守伦整理 朱鸿年插图）

宁死不屈

黄锦思

仇人

河南省新县代咀公社东南黄家湾东有一个村庄叫斗家山，解放前这里有一家恶霸地主韩老七，是这一带的土皇帝。他的罪恶真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真可以说：头顶上长疮，脚底板流脓，坏透了！一提起他，穷人没有一个不咬牙切齿。可是光发恨顶啥用呢？土地是他的，房屋是他的，保长是他的人，联保主任也是他的人。有钱又有势，谁敢惹他呢？

我们家是韩老七的佃户，我二哥从小跟他放马，我从小也给他家放牛，吃的苦受的罪真是说不完。

我家门前有一口水塘，这口塘是我们黄家公共的祖塘。

塘的西岸边上，我父亲在那里种了一棵泡树，在我十几岁的时候，这棵树已经长得像水桶一般粗了。

父亲经常对大姐说：“等你出嫁的时候，把树砍了，给你做个新柜子！”姐姐听了很高兴。因为穷人家的闺女出嫁，有个新柜子作嫁妆，也就算天大的喜事了。

在姐姐出嫁之前，父亲把泡树砍倒了，全家人都高兴得不得了，筹划做柜子的事。不料，韩老七的儿子韩英少领着一群狗腿子来了，他找到我父亲气冲冲地质问道：

“你为什么把我的树砍了？”

父亲分辩说：“这明明是我家的，树还是我年青的时候栽的呢！”

“老家伙，你敢还嘴！”韩英少骂了一句，就动手打了我父亲几耳光。

父亲被打得满嘴流血，乡亲们看着都敢怒不敢言。韩英少打了人还不甘心，他吩咐狗腿子们说：

“给我把老家伙绑起来，把树抬走！”

结果，人被绑走了，树也被抬走了。

当时，母亲、姐姐都是又气又急，放声哭起来了。

两个哥哥要去和韩老七讲理，可是大伙劝说道：“锦炎，锦由，还是忍了这口气吧！和他们有什么理好讲？他说鸡蛋是黑的，谁也不敢说是白的，还是想法把人救出来要紧。”

真是打掉了牙不敢吐，忍痛往肚子里咽，只好托人去说情。去的人回来时：

“要想把人救出来，就得请两桌酒席，还要送五十串钱，给韩家赔损失。”

天啊！搶了人家的東西，還叫人家出錢賠損失，擺酒席賠罪。這吃人的社會呀！窮人有冤哪里訴？窮人有屈哪里伸？

母親怕父親受折磨，就在親戚朋友家，東挪西借湊夠了錢，請了酒席，這才把父親救了出來。

不久，第二件事情又發生了。在我家對面河邊沙灘上，父親種了一塊黃豆，長得很喜人，可是韓英少非要在這塊地騎馬練武不可。父親向韓英少哀

求說：“我種的黃豆快熟了，等我收了，你再跑馬練武不行嗎？”

“我跑馬還不如你收割黃豆重要嗎？”韓英少蠻不講理地罵道：“老傢伙，你種庄稼還能擋住我韓英少跑馬練武不成！”說着一抖馬繮繩就跑起來了。不多一會，把五六分快成熟的黃豆全糟踏了。

父親站在一旁，氣得不得了。可是那個年頭，有理到哪儿去說呢？這塊地就這樣被韓英少強占去當了跑馬場。

第三件事又來了。我家吃飯的人多，種一點佃田怎麼够吃呢？每年交租後家里就沒得吃了。沒辦法，父親就把田邊上荒草砍了燒掉，打算開一片地，種一點苞米。不湊巧，



那天风刮得很大，一烧就烧到山上去了，后来多亏很多邻居們帮爹灭火，山只烧了約四五亩大。看青的狗腿子韓家登把这事报告給韓老七，結果又罰了我家四十串錢才算了事。

爹在田边上种的一小片苞米，眼看就要熟了。韓老七有天抽大烟到半夜，想吃烧的苞米了，就叫狗腿子韓长权到我家地里掰苞米。第二天，父亲到地里一看，苞米少了一大片，就問看青的韓家登，而韓家登蛮不讲理地說：“老家伙，你少囉嗦，苞米是老七爷烧吃了，你能怎么样？”

父亲哪里敢說第二句話呢？心里想：穷人开荒种地就罪罰款，而富人家偷东西，穷人却違話也不敢讲，这算什么鬼世道？

韓老七还想了种种办法欺詐穷人。他在山上种了許多茯苓，派狗腿子韓家登整天巡視。只要放牛的从他地边走，他就抓住人家，說人家的牛踏了他家的茯苓。又說：茯苓叫牛一踏或撒下了尿，就不长了，要罰錢請酒。

这一带的穷人，个个和韓老七結下了不解之仇。

一九二八年，紅軍到了我家乡，好似拨开了天上几千年的烏云，穷人們第一次見了太阳。在紅軍发动下，黄家湾一带上千的农民掀起了翻天覆地的打土豪斗地主的革命运动。第一个就沒收了韓老七家的财产，杀掉了地主的心腹、作尽了坏事的狗腿子韓家登。

在这火热的革命运动中，我参加了紅軍。我二哥黄錦由当选为乡苏維埃土地委員，后又参加了乡赤卫队。

可是，地主韓英少逃跑了，我們的仇恨并沒有了結。在以后的几年中就展开了更残酷的斗争。

与敌人厮杀

一九三一年正月二十三的清早，日头刚起山，家家户户正升起炊烟。

突然，枪声像爆炸豆似的在村内响起。妈和大嫂急忙从厨房跑到院子里一看，好几家的房子都着火了，齐哭乱叫声一下子充满了全村。父亲喘着气，从外头跑回来，把拾粪筐一扔：“快！快上山！韩家地主带着好多人回来啦！”说着就到牛棚里去拉牛。妈进屋抓起个小包袱，拉住小妹妹莲姑，催着我大嫂子往后山上跑。

忽然妈惊叫了一声：

“啊！老大还没有起床！”

“我去喊他，你和莲姑先走。”大嫂子对妈说着就转身向后院跑去。

这时，同我二哥一起正在山上练武的赤卫队员跑过来，对着我家里人说：“快上后山，赤卫队掩护你们。”说罢，他们就贴着墙根迎着枪声冲上去了。

爹、妈和妹妹三个人都上山了，就是大哥和大嫂没有出来。

这些敌人，原来是韩英少带的还乡团和蒋匪正规军的两个连，约有五六百人，三百多条钢枪和几架轻机枪。而我们赤卫队三十几个人，只有两条钢枪，其余尽是梭镖、长矛。敌人又是几年来的第一次突然报复，赤卫队和农民都措手不及。尽管勇敢的赤卫队员们冲了上去，但是，很快就被打散，阻挡不住敌人的烧杀抢掠。

大哥因为头天晚上开了半夜会，又有点感冒，所以清早还没有起床。当枪声把他从梦中惊醒，他便急忙披上棉衣，正要出去，大嫂就跑进屋来，大哥抢一步问：“什么事？哪里响枪？”

“韩……韩英少这个狗杂种回来了！”大嫂跑的上气不接下气地回答。

“唔！”大哥听了先唔了一声：“韩英少回来了。”大哥是个沉着胆大的人。他很快穿上衣服，扣好鞋子，从床上拿起他常用的一把红枪矛子，急步走出后门，恰巧与打后门闯进来的还乡团匪徒碰了个面对面。

敌人一愣怔，后退了几步。大哥机动灵活，举起矛子枪，腾地一个箭步窜上去，对着最前头的一个匪徒，用力刺去，那家伙立即“嘎哟！嘎哟！”地滚向旁边。大哥正要脱身跑走，后边拥上来一群敌人，十多支枪口对准了大哥的胸膛。一个提盒子枪的家伙，从背后把大哥的红枪矛子夺过去，扔得老远。

“把他捆起来！”提盒子的家伙穷凶极恶地吼叫。

“要杀就杀，要剮就剮，捆什么？还怕跑了？”大哥已经愤怒到了顶点。

“料你也跑不了。”敌人接着逼问：“你是黄锦炎吧？”

“是！又怎么样？”

“你两个当红匪的弟弟跑哪里去了？”

“不知道。”大哥知道他已经不容易逃脱敌人之手。

“哎！你好好说，我们会放你的。”狡猾的敌人装出和善的样子。

这时候，有几个匪兵已经冲进我家抢东西去了。留在大门外的几个匪兵，见他的头头用缓和口气问我大哥，他们也都自动把平举着的枪放下。大哥看准这个机会，又是一个箭步窜上去，一拳打倒那个匪头。正要去夺枪，站在一旁的几个匪兵，用枪托、刺刀连打带推，把大哥揉到一边。一个恶狠狠的刽子手，高举一把大刀，劈头盖脸照我大哥砍来。大哥的一只膀子飞落在一边，随后身子倒下，当时就死去了。

早已吓呆了的大嫂子，一看这情景，像疯了似的，扑上去咬那刽子手的手。然而，终于被匪兵们五花大绑地捆起来，连同四岁的侄儿一齐带走了。

这一次，正是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军阀混战结束后，蒋介石急反转身调集了九个多师的兵力，向鄂豫皖苏区进行的第一次“围剿”，敌人仅在我们黄家湾附近几个村，就杀死了黄秀顺、黄锦荣等二十多人，绑走青年妇女和孩子二十多个，烧毁房子五六十间，抢走牲口、粮食、物资不计其数。

敌人的滔天罪行，只能激起苏区人民对他们更强烈的反抗。

二 哥 之 死

一九三〇年冬天到一九三二年十月，敌我双方“围剿”反“围剿”斗争残酷激烈。后来，红四方面军转至外线开辟新区，新诞生的红军第二十五军，就英勇地坚持了大别山革命根据地斗争。

在这漫长而艰苦的斗争年月里，我二哥始终在乡苏继续

工作和干着赤卫队队员。他们配合红军，打民团，捉地主，掩护群众，保卫土改果实。使我们黄家湾这一片小苏区的革命红旗，在敌人连续四次“围剿”中，都一直屹立，迎风飘扬。

一九三四年秋天，红二十五军西进陕西，北上抗日去了。新生的红二十八军，当时又在皖西，县委所领导的光（山）麻（城）独立团，也受了严重损失。我们光山县委不得已，从我们附近的大山上转移到麻城去了。黄家湾方圆二十来里的小苏区，暂时离开了党的领导，失掉了与红军主力的联系。剩下的只有三十多名乡苏维埃的赤卫队了。

斗争的艰苦困难，到了顶点。

黄家湾西韩家山的大恶霸地主韩致于，看准了这个时机，带领着他的一千多名还乡团团丁，配合蒋匪正规军打回来了。很多穷人被杀死了，好多村子的人被杀光了。韩致于在他亲爷爷蒋介石的主宰下，要把我们黄家湾小苏区杀光、烧光、抢光。我二哥他们赤卫队日日夜夜活动在山里，打击韩致于。韩致于扬言要活捉他们，砍头示众。妈非常为二哥担心，每当他回到家里，妈就说：

“锦由呀！你可要小心哪！在家里呆几天吧！……”

“妈，你放心，我会多加小心的。”

大哥被白匪杀了，我参加了红军，在妈眼前只有二哥一个人。这叫妈怎么不为二哥担心呢？每逢妈劝二哥时，爹总是蹲在一边，一句话都不讲。

总是二嫂求妈说：“妈，让他去吧，白匪一天不消灭，我们一天也不能安身。”

说着顺手把枪递给二哥。当二哥掂起枪走出门外时，妈

还不放心地嘱咐说：“孩子，要小心哪！”

一天，突然有两个队员把二哥抬回家来。妈一晃就惊叫了一声：

“哎呀！怎么成这个样子？”

二哥的脸肿得像小面盆，眼睛也睁不开了，腿上的伤口也溃烂了。抬二哥的两个赤卫队员对妈说了二哥伤病的经过：

一天夜里，赤卫队在我村东蜂子岭上歇宿。天气阴沉，夜色茫茫，秋风吹得落叶嘩嘩直响。韩致予的民团神不知鬼不觉地摸上山来，悄悄地把赤卫队包围起来了。赤卫队哨兵一发觉，就打响一枪，喊着：“民团来了！民团来了！”

赤卫队员们从梦中惊醒，急忙起来，仓促应战。只见黑压压、密麻麻的民团已经围拢上来，枪弹也像水龙似的扫过来。敌人还乱嘈嘈地喊着：

“赤卫队跑不了啦！”

“投降吧！”

在这火燃眉睫的情况下，赤卫队长命令突围。我二哥毫无惧色，坚决向队长要求：

“队长，我们小组留下掩护吧？”

队长同意啦。又给二哥他们几个人一些枪弹。枪弹、石头蛋子，朝着民团群里打过去。民团趴下了，边打枪，边喊话。

二哥见队长他们突破一个缺口冲了出去，就对他身边的战友韩兆锦说：

“兆锦，你们几个也撤吧，我掩护！”

“不，你们先撤，我断后。”韩兆锦回答。

二哥已下了决心，他再一次对着韓兆錦几个队员非常坚定地說：

“我掩护。我要多打死几个敌人为我大哥报仇！你们快走！”

韓兆錦几个也突出去了。二哥仍继续向民团射击。子弹打完了，他跳起来就向突破口跑去。可是，民团太多，突破口又被敌人围攏了。敌人发现只有我二哥一个人，就大着胆子叫嚣：

“一个！一个！”

“抓活的，抓活的！”

二哥往东，东面敌人密密层层；二哥往西，西面敌人烏烏鴉鴉。敌人像个簸箕面似的从三面围上来。留下的一面是悬崖峭壁。二哥熟悉崖下面是庄稼地，他丝毫没有犹豫，拿定主意，抖擻了一下精神，就一手擎枪，騰地跃起身子，跳下了悬崖。

.....

赤卫队在山沟里找到了二哥。二哥腿部摔伤了。赤卫队抬着他随队休养。由于没有好药，伤口发了炎；由于缺少粮食吃，营养不良，身子得了浮肿；由于成天在山村里转动，风吹雨淋，又中了水毒，浑身越肿越厉害。赤卫队为了行动方便，只好把二哥送回家来休养。但是怎么休养呢？这时候不比前几年，家里没有吃的，也没有钱请医生。就是有錢，在敌人封锁下，也找不到医生。母亲有时只好把二哥藏在山洞里，每天送点稀面汤给他喝，熬点桑叶水给他医治黄肿病。可是总不见好，反而越来越重，不久，二哥就死去了。媽和二嫂哭得死去活来，誰也劝不住。

二哥一死，家里就更困难了。家里人在党的教导下，擦干眼泪，同活着的穷人一起重新修补敌人烧毁的房屋，种着苏维埃分给的土地，想尽一切办法，支援红军，支援苏维埃。

难忘的仇恨

敌我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越来越残酷。敌人的手段越来越毒辣。一九三四年冬，敌人又发动了所谓“新进攻”。

他们在苏区把小村并大村，大村安碉堡，要把山区变成无人区。凡是红军的家属都杀光。我们家有几个人当红军，给敌人抓住了就不得活命，只好和黄家湾的红军家属一起上了山，躲在蜂子岭的黄毛尖上。

进山之后，敌人来搜了几回，把乡苏维埃主席韩名交捉去杀了，乡苏维埃也就暂时没有活动了。青年人都逃出山去找红军，剩下的群众像失了娘的孩子，无依无靠。

爹和他们在山上顶困难的是没有吃的。带上山的粮食吃完之后，就杀牲畜吃，牲畜吃完之后，就只有吃野菜、树皮、草根。天气渐渐冷了，他们衣服本来就少，山风又大，又不敢经常烧火生烟，怕惹来敌人，真是又饿又冷。小孩和年轻人倒还顶得住，一些年老体弱的人就撑不住，有些活活地折磨死了。

十一月间，敌人几次搜山，又捉走了一些人。这时留在山上的只有四五家人家了。饥饿、寒冷，母亲又有病，逼得我们不得不作下山的打算了。

一决定下山，大家把目光集中在二嫂身上，她那样年

青，民团是不会放过她的。爹无可奈何地劝她说：

“孩子，你远走高飞吧，爹妈没用，不能留你啦！”

二嫂拉住妈的手说：“妈！活，咱们一起活。死，咱们一起死！”

妈也不放心二嫂一个人回娘家，怕路上出事，因此便一同下山了。

黄家湾被敌人破坏得不像样子，但没有驻扎民团，民团都住在韩家老屋。

说来也巧，当我家回到黄家湾时，二嫂的父亲找来了，要接二嫂回家。全家人抱头痛哭一场之后，二嫂就离开了我家。后来听说她回娘家不久就病死了。

二嫂走后的第二天，几个歪戴帽子斜瞪眼的民团，由韩家老屋来到我家，冲着父亲说：

“老家伙！你几口人？”

“三口。”我们全家原先九口人，现在只有爹、妈和妹妹莲姑三人了。

“几个儿子？”

“没有。”

“没有？嘿嘿！不能没有吧！”一个坏蛋皮笑肉不笑地说：“当红军、当土地委员的儿子呢？”

“不全是你们杀了！”爹怒冲冲地回顶他们。

“你还硬！”那家伙照着爹脸上就是一耳光，“告诉你，找不回来你的儿子别想上良民簿！”

保长们日夜监视着我一家人的一言一行。即是小声说句话，也要受到审查。

一天，秀章三叔悄悄地告诉我们一个吓人的消息：黄锦

文（紅軍殘廢戰士）、韓兆錦（赤卫隊員）、韓名东（貧农骨干）被敌人活埋了。这是剩下的几个可靠的自己人了。失掉他們，我家像失群的孤雁一样。

父亲在家无论怎样也呆不住了，不得已离开了家。可是他从那回出去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后来打听到，民团脚跟脚地监视着父亲，在一个深山密林中，民团把我父亲杀害了，尸体到后来也没有找到。

爹失踪后，只有妹妹伴着母亲。家里没有一颗粮食，一连两天水米没有进口，妈病得奄奄一息。

这天逼命的民团又来了，又催妈出外找我。妈再也按不住心头的仇恨，不知哪儿来那股劲，骂道：

“活生生的一大家人，叫你们这些挨刀的作践光了。还叫我去找人，我这孤老婆子还活什么！你们这些黑心狼，总有一天，红军会扒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一个恶狼一样的家伙举起枪托，猛力打在妈那枯瘦的身上。妈顿时就晕了过去。

妈醒过来又晕过去，晕过去又醒来，反复几次。最后，妈喘着微弱的气，对妹妹说：

“莲姑，别忘记，告诉你三哥，要他报仇呀！”说罢就咽气了。十三岁的小妹妹扑在妈的尸体上痛哭。从黑夜哭到天明，又从天明哭到黄昏，整整哭了两天两夜。哭到最后都哭不出声来了，哭着哭着，就在妈的尸体旁边睡着了。

到第三天的五更，才有几个贫农邻居，偷偷地把我妈的尸体放在一块破门板上抬出去掩埋了。正在山脚下挖坑埋的时候，发现山上有民团，邻居们全都撒腿跑了。妹妹无法，也就弃尸离开了。妈的尸体就这样被野狗一星一点的分

吃了。

媽死后，妹妹只得拉起棍子去討飯。吃剩飯，睡草堆，熬了半年。就这样敌人还不肯放过她。

有一天，妹妹在路上碰上了一群民团，想躲开也来不及了。一个家伙看着妹妹說：“噫！这不是黄錦恩的妹妹嗎！斬草要除根，干掉她！”

妹妹听了撒腿就跑。那家伙像只餓狼一样，三步两步就追上去，擰住妹妹的胳膊往地上一攢，順手抽出手枪要打。正要开枪，另外两个家伙赶上来对举枪的家伙說：“五爷，我看不如在她身上捞几个！”

不久，妹妹被民团卖了八十块钱，卖到南向店富农邹金德家当童养媳。邹金德老两口子只有一个又傻又哑的儿子，他們三口吃干飯，妹妹喝稀湯；他們吃花卷，妹妹連窩窝头都吃不上。还逼着妹妹砍柴、推磨、担水、煮飯，干的活比大人还重。稍不順心，恶婆婆就用枣刺棍子抽打，打得妹妹遍身鳞伤。

妹妹是受过多年苏維埃教育的儿童团团员。邹家对她的虐待，使她再也无法忍受，她同恶婆婆辯理、打鬧。左邻右舍也同情妹妹，支持她，替她出主意。在群众的帮助下，妹妹才逃出富农邹家，到了小菜庄貧农李本金家过日子，总算跳出了火坑。

* * *

回忆起来，在旧社会受苦受难的何止我一家！在国民党反动統治时期惨遭敌人杀害的何止我一戶！现在不同了，全国解放后，人民都过着幸福美滿的生活。我家也是一样。解放前，我念不起书，一字不識。我自参加紅軍后，在党的长

期培养和教导下，现在已经能做报告、写文章了。我现在已有五个孩子，大孩子已上了高中，二孩子上初中，其余三个小孩也上了小学。我家七口人的生活过得很幸福。我妹妹也已经有四个孩子，一大家人了，在农村人民公社里，过着幸福愉快的生活。

想想过去，看看现在，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党和毛主席的恩情，永远不能忘记过去的血海深仇！

（史正学插图）

本文作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军官